

欽定唐書

卷一百七十四
一

唐書卷一百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三十四

崔楊竇宗紀祝郭王

崔義立貝州武城人隋大業亂往見李密密不用河內賊黃君漢爲密守栢崖義立見羣鼠度河稍刃有華文曰此王敦亡兆也因說君漢以城歸乃拜君漢懷州刺史行軍總管以義立爲司馬王世克將高毗寇河內義立擊走之多下屯堡君漢以所掠子女金帛分之拒不受到功封清丘縣公太宗討世克數用其謀東都平轉

隰州都督府長史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
與王友孟神慶志趣不同而俱以介直任永徽中累遷
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始碩真自言仙
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己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
家章叔盾妄言碩真自天還化爲男子能役使鬼物轉
相熒惑用是能幻衆自稱文佳皇帝以叔盾爲僕射破
睦州攻歙殘之分遣其黨圍婺州義立發兵拒之其徒
爭言碩真有神靈犯其兵輒滅宗衆兇懼不肯用司功
參軍崔立籍曰仗順起兵猶無成此乃妖人勢不持久
義立乃署立籍先鋒而自統衆繼之至下淮戍禽其謀

數十人有星墜賊營義立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有以盾鄣者義立曰刺史而有避邪誰肯死敕去之由是衆爲用斬首數百級降其衆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義立有章句學先儒疑謬或音故不通者輒采諸家條分節解能是正之高宗詔與博士討論五經義武氏爲皇后義立贊帝決又以后旨按長孫无忌等誅之終蒲州刺史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諡曰貞后持政贈揚州大都督賜其家實封戶二百子神基襲爵

神基長壽中爲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酷吏所搆流嶺南中宗初稍用爲大理卿弟神慶舉明經武后

時累遷萊州刺史入朝待制億歲殿奏事稱旨后以歷
官有佳政且其父於己有功擢拜并州長史謂曰并州
朕鄉里宿兵多前長史皆尚書爲之今授卿宜知所以
委重者乃親爲按行圖謀日而遣神慶始至有詔改錢
幣法州縣布下俄而物價踊昂百賈驚擾神慶質其非
于朝果豪猾妄爲之后喜下制褒美初州隔汾爲東西
二城神慶跨水聯堞合而一之省防禦兵歲數千神基
旣下獄馳赴都告變得召見后出具獄示之神慶爲申
理得減死然用是貶歙州司馬長安中累轉禮部侍郎
數上疏陳時政轉太子右庶子封魏縣子是時突厥使

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宮召太子神慶諫曰
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內出龜以合之况太
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誠重慎防萌之意不可不
察凡慮事於未萌之前故長無悔吝之咎今太子與陛
下異宮非朝朔望而別喚者請降墨敕玉契詔可尋詔
與詹事祝欽明更日侍讀東宮歷司刑卿劾張昌宗獄
頗闊略不盡神龍初昌宗伏誅坐流欽州卒五王得罪
緣昌宗被流者皆詔原雪贈神慶幽州都督

神慶子琳明政事開元中與高仲舒同爲中書舍人侍
中宋璟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

尚何疑累遷太子少保天寶二年卒祕書監潘肅聞之
泣然曰古遺愛也琳長子儼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
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
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
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開元天寶間中外宗屬無總
麻喪初立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
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卽中
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時
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
不用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第明經爲人佞而智初調玄武尉使至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而苦貧故至此囊中檄無所事幸留它物可持去初不爲人言但假貸以還累遷天官員外郎歷左肅政御史中丞延載初擢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兼左肅政御史大夫封鄭縣侯遷內史居宰相十餘年阿佞取容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沴閉坊門以禳再思入朝有車陷于溇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

而閉坊門遣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張昌宗坐事司刑少卿桓彥範劾免其官昌宗訴諸朝武后意申釋之間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曰昌宗爲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爲有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彥範賤再思左補闕戴令言賦兩脚狐以譏之再思怒謫令言爲長社令士愈蚩譟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其寺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縠綴巾上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鄙笑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化非也正謂蓮華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俄檢校右

庶子中宗立拜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京師留守
封弘農郡公加兼揚州長史檢校中書令改侍中鄭國
公賜實封戶三百爲順天皇后奉冊使武三思誣陷王
同皎再思與李嶠韋巨源按獄希意抵同皎死衆以爲
寃復拜中書令監修國史遷尚書右僕射仍同三品卒
贈特進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諡曰恭

弟季昭中茂才第爲殿中侍御史武后誅駙馬都尉薛
紹紹兄顓爲齊州刺史命季昭按之不得反狀后怒放
于沙州赦還爲懷州司馬

實懷貞字從一左相德立子少詭激衣服羸儉不爲輿

駕豪侈事仕累清河令有治狀後遷越州都督揚州長
史神龍中進左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會歲除中
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
俄而禁中寶扇鄣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媪王
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又避后先
諱而以字稱世謂媪媾爲阿箬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
署皇后阿箬而人或謂爲國箬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
時政令多門赤尉由墨制授御史者衆或戲曰尉入臺
多而縣辦否對曰辦於異日問其故答曰佳吏在僥倖
去故辦聞者皆笑又附宗楚客安樂公主等以取貴位

爲素議所斥名稱盡矣韋后敗斬妻獻其首貶濠州
馬再徙益州長史乃復故名景雲初以殿中監召閱月
遷左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中山縣公再遷
侍中方太平公主干政懷貞傾已附離日視事退輒詣
主第刺取所欲睿宗爲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費鉅萬
諫者交疏不止唯懷貞勸成之躬護役作族弟維鑿諫
曰公位上袞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校瓦木雜用
工匠間使海內何所瞻仰乎不答督繕益急時語曰前
作后國箸後爲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在位半
歲無所事帝引見承天門切責之俄與李日知郭元振

張說皆罷爲左御史大夫于時歲犯左執法術家又言
懷貞且有禍大懼表請爲安國寺奴不許踰年復同中
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詹事監修國史又以尚書右僕射
兼御史大夫軍國重事宜共平章立宗受內禪進左僕
射封魏國公與太平公主謀逆既敗投水死追戮其尸
改姓毒氏然生平所得俸祿悉散親族無留畜敗時家
惟粗米數石而已性諂詐善諧結權貴宦者用事尤所
畏奉或見無須者誤爲之禮監察御史魏傳弓嫉中人
輔信義欲劾奏其姦懷貞曰是安樂所信任者奈何繩
之傳弓曰王綱壞矣正坐此屬今日殺之明日誅無所

悔懷貞猶固止之傳弓者鉅鹿人忠審士也終司農丞
懷貞從子兢字思慎舉明經爲英王府參軍尚乘直長
調鄴令修郵舍道路設冠婚喪紀法百姓德之

宗楚客字叔敖其先南陽人曾祖丕後梁南弘農太守
梁亡入隋居河東之汾陰故爲蒲州人父岌仕魏王泰
府與謝偃等撰括地志楚客武后從姊子長六尺八寸
明皙美須髯及進士第累遷戶部侍郎兄秦客垂拱中
勸武后革命進爲內史而弟晉卿典羽林兵後兄弟並
坐姦賊流嶺外歲餘秦客死而楚客等還俄檢校夏官
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與武懿宗不協會賜將作材

營第僭侈過度爲懿宗所劾自文昌左丞貶播州司馬
晉卿流峯州稍爲豫州長史遷少府少監岐陝二州刺
史久之復以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坐聘邵王
妓貶原州都督神龍初爲太僕卿郢國公武三思引爲
兵部尚書以晉卿爲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敗逃于鄆被
殺殊其首祭三思等柩楚客請之也俄同中書門下三
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爲黨世號宗紀景
龍二年詔突厥娑葛爲金河郡王而其部闕曠忠節賂
楚客等罷之娑葛怨將兵患邊監察御史崔琬廷奏楚
客處訥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爲國取怨晉卿專

徇賊私驕恣跋扈並請收付獄三司推鞠故事大臣爲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忠鯁爲琬誣詆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訥約兄弟兩解之故世謂帝爲和事天子尋遷中書令韋氏敗與晉卿同誅楚客性明達武后時降突厥沓實力吐敦者部落在平夏會邊書至言吐敦反楚客爲兵部員外郎后召周方畧對曰吐敦者臣昔與之言其爲人忠義和厚且國家與有恩必不反其兄之子默子者狡悍與吐敦不和今言叛疑默子爲之然無能爲俄而夏州表默子劫部落北奔爲州兵及吐敦所禽後張仁亶請

築三城議者或不同獨楚客言萬世利也然昌于權利
嘗諷右補闕趙延禧陳符命以媚帝曰唐有天下當百
世繼周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其符兆有八天皇再以
陛下爲周王是在唐興周則天立陛下爲皇太子是在
周興唐一也天后立文王廟二也唐同泰洛水圖云永
昌帝業三也讖曰百代不移宗四也孔子曰百世繼周
五也桑條韋歌應二聖在位九十八年而子孫相承九
十八世六也乃二月慶雲五色天應以和七也去六月
九日內出瑞蒜八也起則天爲一世聖朝爲二世後子
孫相承九十八其數正滿百世唐之曆乃三千餘年帝

大喜擢延禧諫議大夫識者以楚客等欺神誣君且有
大咎又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
又思天子南面一日足矣雖外附韋氏而內畜逆謀故
卒以敗晉卿髭貌雄偉聲如鐘雖不學然性倜儻垂拱
後武后任之宮苑閑廐內外衆作無不總開中嶽造明
堂鑄九鼎有力焉

紀處訥者秦州上邽人爲人魁岸髭長數尺其妻武三
思婦之姊縱使通三思繇是欵昵進爲太府卿神龍元
年夏大旱穀價騰踊中宗召問所以救人者三思知之
陰諷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近帝坐此天

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帝信之下詔褒美賜處訥衣一副綵六十段與楚客並同三品進侍中後伏誅

祝欽明字文思京兆始平人父緝字叔良少通經頗著書質諸家疑異門人張後胤旣顯宦薦于朝詔對策高第終無極尉欽明擢明經爲東臺典儀永淳天授間又中英才傑出業奧六經等科拜著作郎爲太子率更令中宗在東宮欽明兼侍讀授太子經兼弘文館學士中宗復位擢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進禮部尙書封魯國公食實封戶三百桓彥範崔玄暉袁恕已敬暉等皆從受周官大義朝廷尊之以匿親忌日爲御史中丞

蕭至忠所劾貶申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景龍三年天子將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惲陰迎韋后意謬立議曰周官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王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追師掌后首服以待祭祀內司服掌后六服祭祀則供又九嬪凡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然則后當助天子祀天神祭地祇鄭玄稱闕狄后助王祭羣小祀服小祀尙助况天地哉闕狄之上禱禴狄三服皆以助祭知禕衣助天祀也王之祭服二曰先王衮冕先公鷩冕故后助祭亦以禕衣祭先王禴狄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舉此以明彼反

三隅也春秋外傳禘郊天子親射其牛王后親舂其粢
世婦詔后之禮事不專主宗廟祭統曰祭也者必夫婦
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
重乎答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
社稷主君何謂已重焉則知后宜助祭臣請因經誼制
儀典帝雖不睿猶疑之召禮官質問於是太常博士唐
紹蔣欽緒對欽明所引皆宗廟禮非祭天地者周階而
上無皇后助祭事帝令宰相參訂紹欽緒又引博士彭
景直共議曰周官所云祀祭享皆互言典瑞兩圭以祀
地司几筵設祀先王昨席內宗掌宗廟祭祀傳曰聖人

爲能饗帝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祀天稱享享廟稱祭也禮家凡稱大祭祀不獨主天爵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祭天不裸則九嬪贊瑤爵容廟稱大祭祀也欽明據大宗伯之職以謂后有祭天地之禮按經凡祀大神祭大祗享大鬼帥執事而卜宿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盞制大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自凡而推兼言王祭天地宗廟也下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直王后祭廟一凡耳若當助祭天地應不列重凡且內宗外宗所掌皆佐王后廟薦無佐祭天地語有如助祭天地誰當贊佐者是則攝薦爲宗廟明甚內司

服掌后祭服無祭天服禮家說曰后不助祭天地五岳故無其服又言后有五輅以重翟從祭先王先公以厭翟從饗諸侯以安車朝夕見王以翟車采桑以輦車游宴按此后無祭天車明甚然后助王祭天地古無聞焉時左僕射韋巨源助后持掣帝奪政事卽傳欽明議帝果用其言以皇后爲亞獻取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奉豆籩禮成詔齋娘有夫者悉進官初后屬婚上食禁中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眈目左右顧眊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嘆

五經歸地矣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

山暉等腐儒無行以諂佞亂常改作百王所傳一朝墮
放今聖德中興不宜使小人在朝請斥遠之以肅具臣
乃貶欽明饒州刺史山暉括州刺史欽明於五經爲該
淹自見坐不孝免無以澡祓乃阿附韋氏圖再用又坐
是見逐諸儒共羞之後徙洪州都督入爲崇文館學士
卒

贊曰欽明以經授中宗爲朝大儒乃跪聖僻說引豔妻
郊見上帝腥德播聞享胙不終蓋與少正卯順非而澤
莊周以詩書破冢者同科獨保腰領死家簣寧不幸邪
後之託儒爲姦者可少戒云

山憚者河東人善治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帝昵宴
近臣及脩文學士詔徧爲伎工部尙書張錫爲淡容娘
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爲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爲黃麋
舞給事中李行言歌駕車西河曲餘臣各有所陳皆鄙
黷而山憚奏無所習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未
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近規諷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褒答
賜服一稱其後與欽明僻論阿世不能終其守久之復
拜國子司業

王與者方慶六世孫少爲禮家學玄宗在位久推崇老
子道好神仙事廣脩祠祭靡神不祈與上言請築壇東

郊祀青帝天子入其言擢太常博士侍御史爲祠祭使
璵專以祠解中帝意有所禳祓大抵類巫覡漢以來葬
喪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璵乃
用之肅宗立累遷太常卿又以祠禱見寵乾元三年拜
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時大兵後天下願治璵望輕無它才不爲士議諧可
旣驟得政中外悵駭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
帝由是專意它議不能奪帝嘗不豫太卜建言祟在山
川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
護領所至于託州縣賂遺狼藉時有一巫美而蠱以惡

少年數十自隨尤儉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鏑不啓震怒破鏑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藉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旣以聞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明年罷璵爲刑部尙書又出爲淮南節度使猶兼祠祭使徙浙東召入再遷太子少師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懷始璵託鬼神致位將相當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李國禎者以術士顯廣德初建言唐家仙系宜崇表福區招致神靈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露臺大地婆父祠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各爲堂皇給百戶掃除又卽羲扶谷故湫祠

龍置房宇有詔從之乃除地課工方歲饑人不堪命昭
應令梁鎮上疏切諫以爲有七不可天地之神推之尊
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享今廢先王之典爲人祈福福
未至而人已困又違神虐人何從而致福邪宗廟月無
三祭此不宜然婆父之鄙語不經見若爲地建祖廟上
天必貽向背之責夫湫者龍所託耳今湫竭已久龍安
所存不宜崇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產若三皇五帝道君
等兩京及所都各有宮廟春秋彛饗此復營造是謂瀆
神夫休咎豐凶本於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明矣卽勅國
禎等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市

權營罔天聽負抱窳糴道路相望無時而息人神胥怨
災孽並至臣昨受命有所安輯陛下許以權宜今所與
造臣謹以便宜悉停帝從之鎮忼慨有名士也仕至司
門郎中璵曾孫搏別傳

唐書卷一百九考證

王璵傳方慶六世孫○沈炳震曰按方慶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入相璵肅宗乾元元年入相相去六十三年耳且璵開元末已爲博士則又止四十餘年不應爲六世孫也而宰相世系表方慶生光輔光輔生寵寵生仲連仲連生紹紹生璵抑何世次歷歷耶恐別是一王璵而作史者混牽爲一也

乾元三年拜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潛按璵之入相紀在元年五月

二年三月罷爲刑部尚書七月出爲蒲同絳等州

節度使非自蒲州入相也傳中顯誤

璵曾孫搏別傳○沈炳震曰別傳者專立一傳查新舊
一二書搏皆附傳未嘗專立傳也

唐書卷一百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三十五

諸夷蕃將

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也與處羅可汗入隋事煬帝從
伐遼積勞爲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於樓煩高祖興
太原大奈提其衆隸麾下桑顯和戰飲馬泉諸軍却大
奈以勁騎數百背擊顯和破之軍遂振授光祿大夫從
平長安以多賞帛五千匹賜姓史從秦王平薛舉王世
克竇建德劉黑闥功殊等積前後賜侍女三雜綵萬段

貞觀初擢累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寶國公
食封戶三百卒贈輔國大將軍

馮盎字明達高州良德人本北燕馮弘裔孫弘不能以
國下魏亡奔高麗遣子業以三百人浮海歸晉弘已滅
業留番禺至孫融事梁爲羅州刺史子竇聘越大姓洗
氏女爲妻遂爲首領授本郡太守至盎三世矣隋仁壽
初盎爲宋康令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馳至京師請討之
文帝詔左僕射楊素與論賊形勢素奇之曰不意蠻夷
中乃生是人卽詔盎發江嶺兵擊賊平之拜漢陽太守
從煬帝伐遼東遷左武衛大將軍隋亡奔還嶺表嘯署

酋領有衆五萬番禺新興名賊高法澄洗寶徹等受林
士弘節度殺官吏盜率兵破之寶徹兄子曰智臣復聚
兵拒戰盜進討兵始合輒釋胄大呼曰若等識我耶衆
委戈袒而拜賊遂潰禽寶徹智臣等遂有番禺蒼梧朱
崖地自號總管或說盜曰隋季崩蕩海內震騷唐雖應
運而風教未孚嶺越無所係屬公克平二十州地數千
里名位未正請上南越王號盜曰吾居越五世矣牧伯
惟我一姓子女玉帛吾有也人生富貴如我希矣常恐
忝先業尚自王哉武德五年始以地降高祖析爲高羅
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盜上柱國高州總管封越國公

拜其子智戴爲春州刺史智彧爲東合州刺史盎徙封耿貞觀初或告盎叛盎舉兵拒境太宗召右武衛將軍蘭暮發江淮甲卒將討之魏徵諫曰天下初定創痍未復大兵之餘疫癘方作且王者兵不宜爲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爲辱且盎不及未定時略州縣搖遠夷今四海已平尚何事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散騎常侍韋叔諧喻盎盎遣智戴入侍帝曰徵一言賢於十萬衆時暮兵已出欲遂有功遣副將上盎可擊狀帝不許罷之五年盎來朝宴賜甚厚俄而羅竇諸洞獠叛詔盎率衆二萬爲諸軍先鋒賊據險不可攻盎持

弩語左右曰矢盡勝負可知矣發七矢斃七人賊退走
盜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帝詔智戴還慰省賞予不可
計奴婢至萬人盜善爲治閱簿最摛姦伏得民懽心卒
贈左驍衛大將軍荊州都督子三十人

智戴知名勇而有謀能撫衆得士死力曾帥皆樂屬之
嘗隨父至洛陽統本部銳兵宿衛煬帝弒引其下逃歸
時盜賊多嶺嶠路絕智戴轉戰而前至高源俚帥脅爲
謀主會盜至智戴得與盜俱去後入朝帝勞賜加等授
衛尉少卿聞其善兵指雲問曰下有賊今可擊乎對曰
雲狀如樹方辰在金金利木柔擊之勝帝奇其對累遷

左武衛將軍卒贈洪州都督

蓋族人子猷以豪俠聞貞觀中入朝載金一舸自隨高宗時遣御史許瓘視其貲瓘至洞子猷不出迎後率子弟數十人擊銅鼓蒙排執瓘而奏其罪帝馳遣御史楊璟驗訊璟至卑辭以結之委罪於瓘子猷喜遺金二百兩銀五百兩璟不受子猷曰君不取此且留不得歸璟受之還奏其狀帝命納焉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年十一以智勇聞拜拓設建牙磧北與頡利子欲谷設分統鐵勒回紇僕骨同羅諸部處羅卒哀毀如禮治衆十年無課歛或勸

厚賦以自奉答曰部落豐餘於我足矣故首領咸愛之
頡利數用兵社尒諫弗納貞觀元年鐵勒回紇薛延陀
等叛敗欲谷設於馬獵山社尒助擊之弗勝明年將餘
衆西保可汗浮圖城會頡利滅西突厥統葉護又死奚
利必咄陸可汗與泥孰爭國社尒引兵襲之得其半國
有衆十餘萬乃自號都布可汗謂諸部曰始爲亂破吾
國者延陀也今我據西方而不平延陀是忘先可汗非
孝也事脫不勝死無恨酋長皆曰我新得西方須留撫
定今直棄之遠擊延陀延陀未禽葉護子孫將復吾國
社尒不從選騎五萬討延陀磧北連兵十旬士苦其久

稍潰去延陀縱擊大敗之乃走保高昌衆纔萬人又與西突厥不平由是率衆內屬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于靈州詔尚衡陽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典衛屯兵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咸受賞社尒以未奉詔秋毫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又所取皆老弱陳弊太宗美其廉賜高昌寶鈿刀雜綵千段詔檢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從征遼東中流矢擣去復戰所部奮屬皆有功還擢兼鴻臚卿二十一年以崑丘道行軍大總管與契苾何力郭季恪楊弘禮李海岸等五將軍發鐵勒十三部及突厥騎十萬討龜茲師次西突

厥擊處密處真敗之入自焉耆西兵出不意龜茲震恐
進屯磧石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先進右騎衛將軍曹
繼叔次之至多褐城其王率衆五萬拒戰威陽卻王悉
兵逐北威與繼叔合殊死戰大破之社余因拔都城王
輕騎遁社余劉孝恪守自率精騎追躡行六百里王據
大撥換城嬰險自固社余攻凡四十日入之禽其王并
下五大城遣左衛郎將權祗甫徇諸酋長示禍福降者
七十餘城宣諭威信莫不歡服刻石紀功而還因說于
闐王入朝王獻馬畜三百餉軍西突厥焉耆安國皆爭
犒師孝恪之在軍牀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余社余

不受帝聞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帝崩請以身殉衛陵寢高宗不許遷右衛大將軍永徽六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治冢象葱山諡曰元子道真歷左屯衛大將軍咸亨初爲邏娑道副大總管與薛仁貴討吐蕃以援吐谷渾爲論欽陵所敗盡失其兵詔有司問狀免死爲民

阿史那忠者字義節蘇尼失子也資清謹以功擢左屯衛將軍尚宗室女定襄縣主始詔姓獨著史居父喪哀慕過人會立阿史那思摩爲突厥可汗以忠爲左賢王及出塞不樂見使者必泣請入侍許焉封薛國公擢右

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人比之金日磾卒
贈鎮軍大將軍諡曰貞陪葬昭陵

執失思力突厥酋長也貞觀中護送隋蕭后入朝授左
領軍將軍會頡利敗太宗令思力諭降渾斛薩部落稍
親近帝逐兔苑中思力諫曰陛下爲四海父母乃自輕
臣竊殆之帝異其言後復逐鹿思力脫巾帶固諫帝爲
止及討遼東詔思力屯金山道領突厥扞薛延陀延陀
兵十萬寇河南思力示羸不與确賊深入至夏州乃整
陣擊敗之追躡六百里會毗伽可汗死耀兵磧北而歸
復從江夏王道宗破延陀餘衆與平吐谷渾詔尚九江

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安國公坐交房遺愛高宗以其戰
多赦不誅流嶺州主請削封邑偕往主前卒龍朔中以
思力爲歸州刺史卒麟德元年復公主封邑贈思力勝
州都督諡曰景

契苾何力鐵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父葛隋末
爲莫賀咄特勒以地近吐谷渾隘陜多厲賜徙去熱海
上何力九歲而孤號大俟利發真觀六年與母率衆千
餘詣沙州內屬太宗處其部於甘涼二州擢何力左領
軍將軍九年與李大亮薛萬徹萬均討吐谷渾於赦水
川萬均率騎先進爲賊所包兄弟皆中創墮馬步鬪士

死十七八何力馳壯騎冒圍奮擊虜披靡去是時吐谷
渾王伏允在突淪川何力欲襲之萬均懲前敗以爲不
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逐薦草美水以爲生不乘其不虞
正恐鳥驚魚駭後無以窺其巢穴乃閱精騎千餘直擣
其牙斬首數千級獲橐駝馬牛羊二十餘萬俘其妻子
伏允挺身免有詔勞軍於大斗拔谷萬均恥名出其下
乃排何力引功自名何力不勝憤挺刀起將殺之諸將
勸止及還帝責謂其故何力具言萬均敗狀帝怒將解
其官授何力何力頓首曰以臣而解萬均官恐四夷聞
者謂陛下重夷輕漢則誣告益多又夷狄無知謂漢將

皆然非示遠之義帝重其言乃止有詔宿衛北門檢校
屯營事尚臨洮縣主十四年爲葱山道副大總管與討
高昌平寇始何力母姑臧夫人與弟沙門在涼州沙門
爲賀蘭都督十六年詔何力往視母於是薛延陀毗伽
可汗方強契苾諸酋爭附之乃脅其母弟使從何力驚
謂其下曰上於爾有大恩且遇我厚何遽反皆曰可敦
都督去矣尚何顧何力曰弟往侍足矣我義許國不可
行衆執之至毗伽牙下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呼曰有
唐烈士受辱賊廷邪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卽割左耳誓
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何力被執也或讒之

帝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其脫必遽帝曰不然若人心如鐵石殆不背我會使至言狀帝泣下卽詔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許延陀尚主因求何力乃得還授右驍衛大將軍公主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旣許之叵奈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詣靈武彼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下必攜貳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伽素狼戾必死死則二子爭國內判外攜不戰而禽矣帝然之毗伽果不敢迎鬱邑不得志恚而死少子拔酌殺其庶兄突利失自立國中亂如其策云帝征高麗詔何力爲前軍總管

次白崖城中賊稍創甚帝自爲傅藥城拔得刺何力者
高突勃驪使自殺之辭曰彼爲其主冒白刃以刺臣此
義士也犬馬猶報其養況於人乎卒捨之俄以崑丘道
總管平龜茲帝崩欲以身殉高宗諭止永徽中西突厥
阿史那賀魯以處月處蜜姑蘇歌邏祿卑失五姓叛寇
延州陷金嶺略蒲類詔何力爲弓月道大總管率左武
衛大將軍梁建方統秦成岐雍及燕然都護回紇兵八
萬討之處月酋朱邪孤注遂殺招慰使果毅都尉單道
惠據牢山以守何力等分兵數道攀藟而上急攻之賊
大潰孤注夜遁輕騎窮躡行五百里孤注戰死虜渠帥

六十俘斬萬餘牛馬雜畜七萬取處蜜時健俟斤合支
賀等以歸遷左驍衛大將軍封郿國公顯慶中爲沮江
軍行軍大總管與蘇定方及右驍衛大將軍劉伯英伐
高麗不克龍朔初復拜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蕃三
十五軍進討帝欲自率師繼之次鴨綠水蓋蘇文遣男
生以精兵數萬拒險衆莫敢濟會冰合何力引兵譟而
濟賊驚遂潰追奔斬首三萬級餘衆降男生脫身走有
詔班師時鐵勒九姓叛詔何力爲安撫大使何力以輕
騎五百馳入其部虜大驚何力諭曰朝家知而誑誤遂
及翻動使我貫爾過得自新罪在凶渠取之則已九姓

大喜共擒僞葉護及特勒等二百人以歸何力數其罪
誅之餘衆遂安士卒道死者令所在收瘞蠲護其家未
幾蓋蘇文死男生爲弟所逐使子詣闕請降乃拜何力
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安撫大使經略之副李勣同趨
高麗勣已拔新城留何力守時高麗兵十五萬屯遼水
引靺鞨數萬衆據南蘇城何力奮擊破之斬首萬級乘
勝進拔八城引兵還與勣會合攻辱夷大行三城克之
進拔扶餘勣勒兵未進何力率兵五十萬先趨平壤勣
繼進攻凡七月拔之虜其王以獻進鎮軍大將軍行左
衛大將軍徙封涼總章儀鳳間吐蕃滅吐谷渾勢益張

入寇鄯廓河坊等州詔周王爲洮州道相王爲涼州道
行軍元帥率何力等討之二王不行亦會何力卒贈輔
國大將軍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謚曰毅始龍朔中司
稼少卿梁脩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于庭示何力曰此
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答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
愁殺人之句脩仁驚悟更植以桐

子明字若水孺祿授上柱國封漁陽縣公年十三遷奉
輦大夫李敬立征吐蕃明爲栢海道經略使以戰多進
左威衛大將軍襲封賜錦袍寶帶它物蕃夥擢嫡子三
品官再遷雞田道大總管至烏德鞬山誘附二萬帳武

后時明妻及母臨洮縣主皆賜姓武以左鷹揚衛大將軍卒年四十六贈涼州刺史諡曰靖明性淹厚喜學長辯論子聳襲爵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毅有謀略爲百濟達率兼風達郡將猶唐刺史云蘇定方平百濟常之以所部降而定方囚老王縱兵大掠常之懼與左右酋長十餘人遁去嘯合逋亡依任存山自固不旬日歸者三萬定方勒兵攻之不克常之遂復二百餘城龍朔中高宗遣使招諭乃詣劉仁軌降累遷左領軍員外將軍洋州刺史儀鳳三年從李敬立劉審禮擊吐蕃審禮敗敬

玄欲引還阻泥溝兵不得出賊屯高壓官軍常之夜率
敢死士五百人掩其營殺掠數百人賊酋跋地設棄軍
走帝歎其才擢左武衛將軍檢校左羽林軍賜金帛殊
等進爲河源軍副使調露中吐蕃使贊婆等入寇屯良
非川李敬玄之敗常之引精騎三千夜襲其軍斬首二
千級獲羊馬數萬贊婆等單騎去卽拜河源道經略大
使因建言河源當賊衝宜增兵鎮守而運饗須廣乃斥
地置烽七十所墾田五十頃歲收粟斛百餘萬由是食
衍士精戍邏有備永隆二年贊婆營青海常之馳掩其
屯破之悉燒糧瘡獲羊馬甲首不貲詔書勞賜凡泄軍

七年吐蕃憊畏不敢盜邊封燕國公垂拱中突厥復犯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忽與賊遇賊騎三千方擐甲常之見其驚以二百騎突之賊皆棄甲去其暮賊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列炬營中若烽燧然會風起賊疑救至遂夜遁久之爲燕然道大總管與李多祚王元言等擊突厥骨咄祿元珍於黃花堆破之追奔四十里賊潰歸磧北會左監門衛中郎將夔寶璧欲窮追要功詔與常之共計寶璧獨進爲虜所覆舉軍沒寶璧下吏誅常之坐無功會周興等誣其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反捕繫詔獄投繯死常之御下有恩所乘馬爲士所箠或請

罪之答曰何遽以私馬鞭官兵乎前後賞賜分麾下無留貲及死人皆哀其枉

李謹行靺鞨人父突地稽部酋長也隋末率其屬千餘內附居營州授金紫光祿大夫遼西太守武德初奉朝貢以其部爲燕州授總管劉黑闥叛突地稽身到定州上書秦王請節度以戰功封耆國公徙部居昌平高開道以突厥兵攻幽州突地稽邀擊敗之貞觀初進右衛將軍賜氏李卒謹行偉容貌勇蓋軍中累遷營州都督家童至數千以貲自雄夷人畏之爲積石道經略大使論欽陵衆十萬寇湟中候邏不知士樵采半散謹行聞

虜至卽植旗伐鼓開門以伺欽陵疑有伏不敢進上元三年破吐蕃于青海璽書勞勉封燕國公卒贈幽州都督陪葬乾陵

泉男生字元德高麗蓋蘇文子也九歲以父任爲先人遷中裏小兄猶唐謁者也又爲中裏大兄知國政凡辭令皆男生主之進中裏位鎮大兄久之爲莫離支兼三軍大將軍加大莫離支出按諸部而弟男建男產知國事或曰男生惡君等逼已將除之建產未之信又有謂男生將不納君男生遣謀往男建捕得卽矯高藏命召男生懼不敢入男建殺其子獻忠男生走保國內城率

其衆與契丹靺鞨兵內附遣子獻誠訴諸朝高宗拜獻誠右武衛將軍賜乘輿馬瑞錦寶刀使還報詔契苾何力率兵援之男生乃免授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兼持節安撫大使舉哥勿南蘇倉巖等城以降帝又命西臺舍人李虔繹就軍慰勞賜袍帶金釵七事明年召入朝詔所過州縣傳舍作鼓吹右羽林將軍李同以飛騎仗廷寵遷遼東大都督立菟郡公賜第京師因詔還軍與李勣攻平壤使浮屠信城內間引高麗銳兵潛入禽高藏詔遣子齋手制金皿卽遼水勞賜還進右衛大將軍卞國公賜寶器宮侍女二馬八十儀鳳二年詔安撫遼東

并置州縣招流冗平歛賦罷力役民悅其寬卒年四十
六帝爲舉哀贈并州大都督喪至都詔五品以上官哭
之諡曰襄勒碑著功男生純厚有禮奏對敏辯善射藝
其初至伏斧鑕待罪帝宥之世以此稱焉

獻誠天授中以右衛大將軍兼羽林衛武后嘗出金幣
命宰相南北牙羣臣舉善射五輩中者以賜內史張光
輔舉獻誠獻誠讓右玉鈴衛大將軍薛吐摩支摩支固
辭獻誠曰陛下擇善射者然皆非華人臣恐唐官以射
爲恥不如罷之后嘉納來俊臣嘗求貨獻誠不答乃誣
其謀反縊殺之后後知其寃贈右羽林衛大將軍以禮

改葬

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長號黃頭都督後入中國世系漚
遠至多祚驍勇善射以軍功累遷右鷹揚大將軍討黑
水靺鞨誘其渠長置酒高會因醉斬之擊破其衆室韋
及孫萬榮之叛多祚與諸將進討以勞改右羽林大將
軍遂領北門衛兵張柬之將誅二張以多祚素感槩可
動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將
軍擊鍾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
死且不忘柬之曰將軍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在東宮
乃大帝子而嬖豎擅朝危逼宗社國家廢興在將軍將

軍誠有意乎捨今日尚何在答曰苟緣王室惟公所使
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東之遂定謀以敬暉李湛
爲右羽林將軍命總禁兵與多祚王同皎請太子至立
武門斬關入及長生殿白武后曰諸將誅逆臣易之昌
宗恐漏大謀不敢豫奏頓首請歸死后病卧顧湛曰我
於而父子不薄亦豫是邪中宗復位封多祚遼陽郡王
食實戶八百子承訓爲衛尉少卿湛遷大將軍封趙國
公食實戶五百帝祠太廟特詔多祚與相王登輿夾侍
監察御史王覲謂多祚夷人雖有功不宜共輿輦帝曰
朕推以心腹卿勿復言崔玄暉等得罪多祚畏禍及故

陽厚韋氏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多祚與成王千里率兵
先至玄武樓下具言所以誅三思狀按兵不戰宮闈令
楊思勗方侍帝卽挺刀斬其壻羽林中郎將野呼利兵
因沮潰多祚爲其下所殺二子亦見害籍沒其家景雲
初追復官爵并宥家屬

湛者義府最幼子字典宗沈厚有度六歲授周王府文
學累遷右散騎常侍襲河間郡公武后徙上陽宮留湛
宿衛頃之復爲右散騎常侍賜鐵券三思惡之貶果州
刺史歷洺絳二州累遷右領軍大將軍開元十年卒贈
幽州都督初義府以立武后故得宰相而湛爲中興功

臣世不以其父惡爲貶云

論弓仁本吐蕃族也父欽陵世相其國聖曆二年弓仁以所統吐渾七千帳自歸授左玉鈐衛將軍封酒泉郡公神龍三年爲朔方軍前鋒游弈使時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弓仁以兵出諾真水草心山爲邏衛開元初突厥九姓亂弓仁引軍渡漠踰白檀林收火拔部喻多真種落降之蹶跌思太叛戰赤柳澗弓仁騎才五百自新堡進時賊四環之衆不敵弓仁椎牛誓士自若再宿潰圍出人服其壯凡閱大小戰數百未嘗負賜寶玉甲第良田等列莫與比累遷左驍衛大將軍朔方副大使會病

玄宗遣上醫馳視卒年六十六贈撥川郡王諡曰忠孫
惟貞

惟貞名瑀以字行志向恢大開元末爲左武衛將軍肅
宗在靈武以衛尉少卿募兵綏銀閣旬衆數萬從還鳳
翔遷光祿卿爲元帥前鋒討擊使戰陝州以功進殿中
監史思明攻李光弼於河陽周摯以兵二十萬陣城下
惟貞請銳卒數千鑿數門出自旦及午苦戰破之光弼
表爲開府儀同三司光弼討史朝義以爲貞守徐州賊
將謝欽讓據陳乃假惟貞潁州刺史斬賊將降者萬人
封蕭國公實封百戶光弼病表以自代擢左領軍衛大

將軍爲英武軍使卒

尉遲勝本王于闐國天寶中入朝獻名玉良馬玄宗以宗室女妻之授右威衛將軍毗沙府都督歸國與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擊破薩毗播仙累進光祿卿安祿山反勝使弟曜攝國事身率兵五千赴難國人固留勝勝以少女爲質而行肅宗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廣德中進驃騎大將軍遣還固請留宿衛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都郡王實封百戶勝請授國於曜詔可勝旣留乃穿築池觀厚賓客士大夫多從之游從德宗至興元爲右領軍將軍歷睦王傳貞元初曜上言國中以嫡承嗣今勝

讓國請立其子銳帝欲遣銳襲王勝固辭以暉久行國
事人安之銳生京華不習其俗不可遣當是時兄弟讓
國人莫不賢之睦府除徙原王傅卒贈涼州都督

尚可孤字可孤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世處松漠間天
寶末隸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復事史思明上元中自賊
所歸累授左右威衛大將軍封白水縣伯爲神策大將
以功試太常卿徙封馮翊郡王食實戶一百五十魚朝
恩主衛兵器其勇養爲子名智德使將兵三千屯扶風
武功歷十餘年隊伍閑整朝恩死詔賜氏李名嘉勳李
希烈叛擢爲招討應援荆襄使復本姓名累戰有功朱

泚之難召可孤可孤率兵三千道襄鄧而西屬賊兵銳
乃壁七盤僞將仇敬忠等來寇可孤擊卻之遂收藍田
德宗將遷梁州命引兵守灞上拜神策京畿渭南商州
節度招討使敬忠拒戰可孤急擊斬之進軍與李晟收
長安爲先鋒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馮翊郡王食
實戶二百又會諸軍進討李懷光次沙苑卒于軍贈司
空可孤性謹審沈壯既有勲勞未嘗自論功御衆公嚴
晟數稱之

裴玢五世祖糾本王疏勒武德中來朝拜鷹揚大將軍
封天山郡公留不去遂籍京兆玢初事金吾將軍論惟

明爲慊力德宗在奉天以功封忠義郡王從惟明鎮鄜坊署牙將後節度使王栖曜卒中軍將何朝宗夜縱火作亂玠獨匿不出遲明禽朝宗以待命有詔并軍司馬崔略斬之以同州刺史劉公濟領節度擢玠爲司馬踰年公濟卒乃授玠節度使元和三年徙山南西道玠爲治嚴稜畏遠權勢不務貢奉蔬食敝衣居處取避風雨而已倉庫完實百姓安之當世將帥未有及者以疾辭位入朝不事騶仗妻乘竹輿二侍婢黃碧縑服七年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曰節

贊曰夷狄性惇固其能知義所在者鷲挺不可遷蓋巧

不足而諒常有餘觀大奈等事君皆一其志無有顧望
用能功績光明爲天子倚信至渾瑊跌跌光顏輩烈垂
無窮惟其諒有餘故也瑊光顏自有傳今類其人著之
篇

唐書卷一百十考證

阿史那社尒傳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舊書九年率衆內屬拜左騎衛大將軍

契苾何力傳進拔八城引兵還○舊書凡拔七城乃廻軍

唐書卷一百十考證

唐書卷一百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三十六

郭二張三王蘇薛程唐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少有奇節不治貲產父兄以爲無
賴隋亂率少年數百附李密密喜謂曰世言汝穎多奇
士不謬也使與李勣守黎陽密敗勣遣孝恪送款封陽
翟郡公拜宋州刺史詔與勣經畧武牢以東所定州縣
委以選補寶建德之援洛也孝恪上謁秦王進計曰王
世克力竭計窮其面縛可跂足待建德悉衆遠來糧餉

阻絕殆天亡時也若固守武牢以軍汜水逐機應變禽
殄必矣王然之賊平置酒大會洛陽宮語諸將曰孝恪
策禽賊王長先下漕功固在諸君右遷上柱國歷貝趙
江涇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改左驍衛將軍累加金紫
光祿大夫貞觀十六年拜涼州都督改安西都護西州
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雜限以沙磧隔
絕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初王師滅高昌詔
以所虜焉耆生口七百還焉耆王王叛歸欲谷設可汗
孝恪請擊之卽拜西州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
山道夜襲其王龍突騎支虜之帝悅降璽書褒勞俄拜

崑丘道副大總管進討龜茲破其國城乃自留守遣餘軍分道進龜茲國相那利遁去孝恪以餘部未平出營於外國人有謂孝恪曰那利素得志今亡在外勢必爲變城中頗有異志願公備之孝恪忽其言不設備那利果率衆陰與城內胡爲應薄城鼓譟始覺之乃率千餘人合戰城中舉應那利孝恪殊死關中流矢卒子待詔亦歿將軍曹繼叔進兵復拔其城太宗責孝恪斥候不明至顛覆奪其官後愍死戰更爲舉哀高宗卽位追還官爵贈待詔游擊將軍賻物三百段次子待封官左豹韜衛將軍咸亨初副薛仁貴討吐蕃戰大非川敗績貸

死爲民

張儉字師約京兆新豐人隋相州刺史皖城郡公威孫父植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儉高祖從外孫也高祖起儉以功除右衛郎將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方彊每有求取所遺書輒稱詔敕邊吏奉承不敢卻及儉獨拒不受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賑贍免飢殍州以完安李靖旣平突厥有思結部者窮歸于儉儉受而安輯之其在磧北者親戚私相過省儉不禁示羈縻而已儉徙勝州後將不察其然遽奏思結叛朝廷議進討時儉以母喪奪服爲使者撫納之儉單騎

入其部召酋帥慰諭推腹心咸匍匐歸命因舉徙代州
遂檢校代州都督儉勤墾田力耕歲數稔私蓄富實儉
恐虜易驕乃建平糴法入之官虜悅喜由是儲斛流羸
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坐事免詔白衣領職營州
部與契丹奚靺鞨諸蕃切畛高麗引衆入寇儉率兵
破之俘斬畧盡復拜營州都督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
蕃兵先進畧地至遼西川漲久未度帝以爲畏懦召還
見洛陽官陳水草美惡山川險易并久不進狀帝悅拜
行軍總管使領諸蕃騎爲六軍前鋒時高麗候者言莫
離支且至帝詔儉自新城路邀擊虜不敢出儉進度遼

趨建安城破賊斬數千級累封皖城郡公後改東夷校尉官爲都護府卽以儉爲都護永徽初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謚曰密儉兄大師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弟延師左衛大將軍范陽郡公性謹畏典羽林兵三十年未嘗有過卒贈荊州都督謚曰敬陪葬昭陵儉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祁人祖裕隋州刺史尚同安大長公主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謚曰文方翼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童母李爲主所斥居鳳泉墅方翼尚幼雜庸保執苦不棄日墾田植樹治林垠墜完牆屋燎松丸墨

爲富家主薨還京師嘗夜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仆之
乃朽木也太宗聞擢右千牛高宗立而從祖女弟爲皇
后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姦豪脅息徙瀚海都護司馬坐
事下遷朔州尚德府果毅歲餘代還居母喪哀瘠甚帝
遣侍醫療視其友趙持滿誅死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
翼曰樂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絕友義蔽生
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禮收葬金吾劾繫帝嘉之
不罪再遷肅州刺史州無隍壘寇易以攻方翼乃發卒
建樓堞廩多樂水自環烽邏精明儀鳳間河西蝗獨不
至方翼境而它郡民或餒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

私錢作水磴簿其贏以濟飢瘵構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芝產其地裴行儉討遮旬奏爲副兼檢校安西都護徙故都護杜懷寶爲庭州刺史方翼築碎葉城面三門紆還多趣以詭出入五旬畢西域胡縱觀莫測其方畧悉獻珍貨未幾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懷寶自金山都護更鎮安西遂失蕃戎之和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車簿啜叛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戰伊麗河敗之斬首千級俄而三姓咽麴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熱海進戰矢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所部雜虜謀執方翼爲內應方翼悉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壁外縛之會大風雜金鼓

而號誨無聞者殺七千人卽遣騎分道襲咽麩等皆驚
潰烏鵠引兵遁去禽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
初方翼次葛水暴漲師不可度沈祭以禱師涉而濟又
七月次葉河無舟而冰一昔合時以爲祥西域平以功
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作方翼爲耦耕法張機鍵
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賴明年召方翼議西域事引見
奉天宮賜食帝前帝見衣有汗濯處問其故具對熱海
苦戰狀視其劍帝咨嗟久之賜賚良厚俄而妖賊白鐵
余以綏州反詔方翼與程務挺討之飛旛擊賊火其柵
平之封太原郡公阿史那元珍入寇被詔進擊時庫無

完鎧方翼斷六板畫虎文鈞聯解合賊馬忽見奔駭遂
敗獲大將二因降桑乾舍利二部武后時王后屬無在
者方翼自視功多冀不坐而后內欲因罪除之未得也
及務挺被殺卽并坐方翼追入朝捕送獄流崖州卒于
道年六十三神龍初復官爵方翼善書與魏叔琬齊名
子珣字伯玉與兄璵弟璿以文學稱時號三王天授初
珣及進士第應制科遷藍田尉以拔萃擢長安尉因進
見武后召問刑政嘉之詢其族氏對曰廢后臣之姑也
后不悅左遷亳州司法參軍神龍初爲河南丞武三思
矯制貶臨川令宋璟輔政召授侍御史出許州長史歲

早珣時假刺史事開廩振民卽自劾玄宗赦之累遷工部侍郎而璿至中書舍人珣嘗爲祕書少監數年而璿繼職終右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諡曰孝子銷天寶中歷右補闕殿中侍御璿子鉷自有傳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後徙始平父邕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邕卒代領其衆破劇賊張金稱楊公卿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舍境鄉黨賴之貞觀初爲匡道府折衝從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石率馭馬一百爲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

百人頡利及隋公主惶窘各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
再遷左衛中郎將與程名振討高麗破之拜右屯衛將
軍臨清縣公從葱山道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娑
川賀魯率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連戰未決鼠尼施
等復引二萬騎爲援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
踰嶺馳擣賊營賊衆大潰殺千餘人所棄鎧仗牛馬藉
藉山野不可計副總管王文度疾其功謬謂知節曰賊
雖走軍死傷者衆今當結輜重陣間被甲而趨賊來卽
戰是謂萬全又矯制收軍不深入於是馬癘卒勞無鬪
志定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功之立哉

且公爲大將而闡外之事不得專顧副將乃得專之理不其然胡不囚文度待天子命不從至怛篤城有胡人降文度猥曰師還而降且爲賊不如殺之取其貲定方曰此乃自作賊耳寧曰伐叛及分財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比知節等還悉下吏當死貸爲民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復征賀魯以任雅相回紇婆潤爲副出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破之俟斤嬾獨祿擁衆萬帳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并回紇萬人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攢稍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

入定方因其亂擊之鏖戰三十里斬首數萬級賊大奔
明日振兵復進五弩失畢舉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
律啜數百騎西走定方令副將蕭嗣業回紇婆潤率雜
虜兵趨邪羅斯川追北定方與雅相領新附兵絕其後
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
若縱使遠遁則莫能禽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
合距賀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薄金牙山方賀魯將畋
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
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由是修亭障列
蹊隧定疆畛問疾收齒唐之州縣極西海矣高宗臨軒

定方戎服奉賀魯以獻策功拜左驍衛大將軍邢國公
別封子慶節爲武邑縣公會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
胡劫所部及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復叛詔定方還
爲安撫大使率兵至葉葉水而賊堞馬頭川定方選精
卒騎萬三千襲之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
素遂大敗走馬保城師進攻之都曼計窮遂而縛降俘
獻於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
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葱
嶺以西遂定加食邢州鉅鹿三百戶遷左武衛大將軍
出爲神丘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自城山濟海至熊津

口賊瀕江屯兵定方出左涯乘山而陣與之戰賊敗死者數千王師乘潮而上舳艫銜尾進鼓而譟定方將步騎夾引直趨真都城賊傾國來酣戰破之殺虜萬人乘勝入其郛王義慈及太子隆北走定方進圍其城義慈子泰自立爲王率衆固守義慈之孫文思曰王與太子出而叔豈得擅爲王若王師還我父子安得全遂率左右縋城下人多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使士登城建唐旗幟於是泰開門請命其將禰植與義慈降隆及諸城遂歎百濟平俘義慈隆泰等獻東都定方所滅三國皆生執其王賞賚珍寶不勝計加慶節尚輦奉御未幾定方

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俄徙平壤道破高麗之衆於沮
江奪馬邑山爲營遂圍平壤會大雪解圍還拜涼州安
集大使以定吐蕃吐谷渾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帝悼
之責謂侍臣曰定方於國有功當褒贈若等不言何邪
乃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諡曰莊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妻
柳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
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
未晚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至安地會郎將劉
君邛爲賊所圍仁貴馳救之斬賊將係首馬鞍賊皆懾

伏由是知名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倚山結屯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口馬甚衆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令北門長上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闔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遷右領軍中郎將高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夜突立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以警官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

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賜以御馬蘇定方
討賀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
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爲其所破虜係妻子王
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賚
遣使百姓知賀魯爲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
家屬泥熟請隨軍効死顯慶三年詔副程名振經畧遼
東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二千級明年與梁建方契苾
何力遇高麗大將溫沙多門戰橫山仁貴獨馳入所射
皆應弦仆又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怒
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生禽之俄與辛文陵破契丹

於黑山執其王阿卜固獻東都拜左武衛將軍封河東
縣男詔副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宴內殿帝
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
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
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仁
貴慮爲後患悉坑之轉討磧北餘衆禽僞葉護兄弟三
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九姓遂衰鐵勒有思結多覽葛等部先保天山及仁泰
至懼而降仁泰不納虜其家以賞軍賊相率遁去有候
騎言虜輜重畜牧被野可往取仁泰選騎萬四千卷甲

馳絕大漠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還人飢相食比入塞
餘兵纔二十之一仁貴亦取所部爲妾多納賕遺爲有
司劾奏以功見原乾封初高麗泉男生內附遣將軍龐
同善高偁往慰納弟男建率國人拒弗納乃詔仁貴率
師援送同善至新城夜爲虜襲仁貴擊之斬數百級同
善進次金山劬虜不敢前高麗乘勝進仁貴擊虜斷爲
二衆卽潰斬馘五千援南蘇木底蒼巖三城遂會男生
軍手詔勞勉仁貴負銳提卒二千進攻扶餘城諸將以
兵寡勸止仁貴曰在善用不在衆身帥士遇賊輒破殺
萬餘人拔其城因旁海畧地與李勣軍合扶餘旣降它

四十城相率送款威震遼海有詔仁貴率兵二萬與劉仁軌鎮平壤拜本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檢校安東都護移治新城撫孤存老檢制盜賊隨材任職褒崇節義高麗士衆皆欣然忘亡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命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擊之以援吐谷渾待封嘗爲鄯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恥居其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瘴吾入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柵悉內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不整滅之矣乃約齋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

牛羊萬計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初不從領輜重
踵進吐蕃率衆二十萬邀擊取之糧仗盡沒待封保險
仁貴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
貴與吐蕃將論欽陵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沒仁貴歎
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
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爲庶人未幾高麗餘
衆叛起爲鷄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
功乃召見曰疇歲萬年宮微卿我且爲魚前日殄九姓
破高麗爾功居多人有言向在烏海城下縱虜不擊以
至失利此朕所恨而疑也今遼西不寧瓜州路絕卿安

得高枕不爲朕指麾邪於是拜瓜州長史右嶺軍衛將
軍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
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
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
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
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
都督官給輿護喪還鄉里

子訥字慎言起家城門郎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
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
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絕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

會俊臣得罪亦止後突厥擾河北武后以訥世將詔攝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畧使對同明殿具言醜虜馮暴以廬陵王藉言今雖還東宮議不堅信若太子無動賊不討而解后納其言俄遷幽州都督安東都護改并州長史檢校左衛大將軍訥久處邊有戰功開元初玄宗講武新豐詔訥爲左軍節度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琬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至軍門不得入禮成尤見慰勞明年契丹奚突厥連和數入邊訥建議請討詔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與訥帥衆二萬出檀州賓客議方暑士負戈羸糧深討慮恐無功姚元崇亦持

不可訥獨曰夏草薦茂羔犢方息不費饋饟因盜資振國威靈不可失也天子方欲夸威四夷喜奇功乃聽訥言而授紫微黃門三品以重之師至灤河與賊遇諸將不如約爲虜覆盡亡其軍訥脫身走而罪宣道及大將李思敬等八人有詔斬以徇獨賓客免盡奪訥官爵俄而吐蕃大酋坐達延乞力徐等衆十萬寇臨洮入蘭州剽牧馬詔訥白衣攝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與王峻擊之追及賊戰武階驛犄角劫之破其衆尾北至洮水又戰長城堡殺鹵數萬禽其酋六指鄉彌洪悉收所掠及仗械不貲時帝欲自將北伐及訥大克乃止行命紫

微舍人倪若水卽軍陟功狀拜訥左羽林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以子暢爲朝散大夫又授涼州鎮軍大總管赤水建康河源邊州皆隸節度俄爲朔方行軍大總管久之以老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常卿謚曰昭定訥性沈勇寡言其用兵臨大敵益壯弟楚玉開元中爲范陽節度使以不職廢生子嵩

嵩生燕薊間氣豪邁不肯事產利以齊力騎射自將豫安祿山亂晚爲史朝義守相州僕固懷恩破朝義長驅河朔嵩震懼迎拜軍門懷恩釋之奏爲檢校刑部尚書相衛洺邢等州節度使方大亂後人亦馱禍嵩謹奉職

頗有治名大歷初封高平郡王實封二百戶號其軍爲昭義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更封平陽七年卒贈太保詔其弟粵知留後事累加檢校太子少師十年爲其將裴志清所逐以兵歸田承嗣粵奔洛州請入朝降服待罪銀臺門赦之乃分其地以嵩族子擇爲相州刺史雄衛州刺史堅洛州刺史承嗣誘雄亂不從遣客刺殺之初嵩好蹴鞠隱士劉鋼勸止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畷刻歡嵩悅圖其形坐右嵩子平

平字垣塗年十二爲磁州刺史父喪軍吏以故事脅知留務僞許之已而讓粵夕以喪歸累授右衛將軍宿衛

三十年宰相杜黃裳擢爲汝州刺史治有風績王師討
蔡繇左龍武大將軍授鄭滑節度使數戰有功始河溢
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
因命其左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出弘正弘正許之
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它地疏道二十里以醴水悍還
濶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入爲左金吾衛大
將軍未幾復帥鄭滑李師道平詔分淄青齊登萊五州
爲平盧軍徙平爲節度使王庭湊圍牛元翼棣州危詔
平出援平遣將李叔佐率兵二千往刺史王稷餽餉陋
狹衆潰而歸推突將馬士端爲帥劫屯士萬人薄州堞

城中兵寡平悉公帑家貲募銳卒二千迎戰以奇兵掩
賊輜重賊狼顧遂大敗降餘黨平引謀亂者二千人斬
堂皇下脅從皆縱還田里威震一方詔還檢校尚書右
僕射封魏國公在鎮六年兵鎧完礪佹賦均一寶歷初
入朝民鄆路願留數日得出拜檢校司空河中絳隰節
度使復得隸晉慈二州益兵三千進檢校司徒更封韓
召拜太子太保以司徒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傅

子從字順之以蔭授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累遷汾州
刺史隄文谷瀘河二水引溉公私田汾人利之徙濮州
儲粟二萬斛以備凶災於是山東大水詔右司郎中趙

櫟爲賑卹使櫟表其才擢將作監終左領軍衛上將軍
贈工部尚書

程務挺洛州平恩人父名振隋大業末仕竇建德爲普
樂令盜不跡境俄棄賊自歸高祖詔授永寧令使率兵
經畧河北卽夜襲鄴縣俘男女千餘人以歸去數舍閩
婦人方乳者九十餘人還之鄴人感其仁劉黑闥陷洛
州名振與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母妻爲賊所得名振率
衆千餘掠冀具滄瀛等州邀擊糧道悉毀賊水陸餉具
黑闥怒殺其母妻賊平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拜營
州長史封東平郡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百兩轉洛州

刺史太宗征遼東召問方畧不合旨帝勃然詰之名振辯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朕前見朕嗔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謂讓而辭吐不屈奇士哉拜右驍衛將軍平壤道行軍總管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號爲名將遷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擊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歷晉蒲二州刺史鏤方道總管卒贈右衛大將軍諡曰烈務挺少從父征討以勇力聞拜右領軍衛中郎將破突厥六萬騎於雲州會僞可汗阿史那伏念叛總管李文暕等三將以次奔敗詔裴行儉討之以務挺副檢校豐州都督時伏念屯

金牙山務挺與副總管唐玄表引兵赴之伏念懼乃問道降於行儉故裴炎以爲非行儉功遷務挺右武衛將軍封平原郡公綏州部落稽白鐵余據城平叛建僞號署置百官進攻綏息大斌殺官吏火區舍詔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務挺生禽白鐵余進左驍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嗣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張虔勗等豫廢中宗立豫王爲皇帝累被褒賚以左武衛大將軍爲單于道安撫大使禦突厥務挺善綏禦士服其威愛突厥憚之不敢盜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治又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言務挺與炎及徐敬業潛相援結

后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卽軍中斬之籍其家突厥聞
務挺死率相慶爲立祠每出師輒禱焉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少以軍功進儀鳳中劉審禮討吐
蕃孝傑以副總管戰大非川爲虜執贊普見之曰貌類
吾父故不死歸之武后時爲右鷹揚衛將軍孝傑居虜
中久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爲武威道總管與阿史那忠
節討吐蕃克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等城武后曰貞觀中
西境在四鎮其後不善守棄之吐蕃今故土盡復孝傑
功也乃遷左衛大將軍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清源縣男證聖初復爲朔方道總管與吐蕃戰不利免

會契丹李盡忠等叛有詔起白衣爲清邊道總管將兵十八萬討之軍至東硤石谷與賊接道隘虜衆孝傑率銳兵先驅出谷整陣與賊戰而後軍總管蘇宏暉以其軍退援不至爲虜所乘軍潰孝傑墮谷死士相蹂且盡初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皆謂鼠坎精胡象也白質歸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焉時張說以管記還白狀后問之說具陳孝傑乃心國家敢深入以少當衆雖敗功可錄也乃贈夏官尚書耿國公以其子無擇爲朝散大夫遣使者斬宏暉使未至而宏暉已立功遂贖罪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曾祖規爲後周驃騎大將軍休璟少孤授易於馬嘉運傳禮於賈公彥舉明經高第爲吳王府典籤改營州戶曹參軍會突厥誘奚契丹叛都督周道務以兵授休璟破之於獨護山數歲多遷朔州長史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死朝廷議棄豐保靈夏休璟以爲不可上疏曰豐州控河邊寇號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宜耕作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羯得以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爲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復爲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

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垂拱中遷安西副都護會吐蕃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韋待價等敗休璟收其潰亡以定西土授靈州都督乃陳方畧請復四鎮武后遣王孝傑拔龜茲等城自休璟倡之聖歷中授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副大使吐蕃大將趨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洪源谷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臣酋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爲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二將獲首二千五百築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旣宴

使者屢覘休璟后問焉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異擢爲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西突厥烏質勒失諸蕃和舉兵相攻安西道閉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不少選畫所當施行者旣而邊州建請屯置盡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進拜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后誚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改太子右庶子仍知政事會契丹入塞復以夏官尚書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安東都護時中宗爲皇太子休璟將行進啓曰易之兄弟恩寵過幸數入禁闈非人臣所宜願加防察帝復位

召授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酒泉郡公謂曰初欲召公計事以有北狄憂前日直言今未忘也加特進尚書右僕射賜邑戶三百封宋國公是歲大水上疏自劾免不許累遷檢校吏部尚書景龍二年致仕未幾復起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景雲初以特進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備突厥停舊封別賜百戶明年復請老給一品全祿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贈荊州大都督諡曰忠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縣地幾萬里山川夷坦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初得封以賦絹數千散闕其族又出財數

十萬大爲塋墓盡葬其五服親當時稱重惟張仁愿議
築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虜患始
老已踰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於是賀婁尚宮方用
事附者輒榮赫休璟乃爲子娶其義女故復起宰相頗
爲時譏訾其富國亦無它毗益云子先慎至陳州刺史
先擇爲右金吾衛將軍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本名仁亶以睿宗諱音近避之有
文武材武后時累遷殿中侍御史御史郭弘霸者稱后
乃彌勒佛身又鳳閣舍人張嘉福王慶之請以武承嗣
爲皇太子邀仁愿聯章仁愿正色拒之後王孝傑爲吐

刺軍總管與吐蕃戰不利仁愿監其軍因入言狀孝傑
坐免擢仁愿侍御史萬歲通天中監察御史孫承景監
清邊軍戰還自圖先鋒當矢石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
如是乎擢爲右肅政臺中丞詔仁愿卽叙其麾下功仁
愿先問承景破敵曲折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仁愿劾
奏承景罔上虛列虜級貶爲崇仁令以仁愿代爲中丞
檢校幽州都督默啜寇趙定還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賊
引去矢著其手武后遣使勞問賜藥注傳遷并州都督
長史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會穀
貴多盜仁愿一切捕殺積府門畿甸震懾無敢犯先

是賈敦頤嘗爲長史有政績時人爲之語曰洛有前賈
後張敵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爲突厥
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旣至賊已去引兵踵擊
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北厓有拂
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
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娑葛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
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
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
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
盡斬城下軍殷慄役者盡力中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

爲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
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
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
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初建三
城也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
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
何事守備退忸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爲總管始築壅門
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
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帝爲
賦詩祖道賞賚不貲遷鎮軍大將軍睿宗立乃致仕加

兵部尚書稟祿全給開元二年卒贈太子少保仁愿爲將號令嚴將吏信伏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爲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在朔方奏用御史張敬忠何鸞長安尉寇泚鄆尉王易從始平主簿劉體微分總軍事太子文學劉彥昭爲管記義烏尉晁良貞爲隨機皆著稱後至大官世名仁愿知人子之輔至趙州刺史張敬忠自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開元七年拜平盧節度使

王峻滄州景城人後徙洛陽父行果爲長安尉知名峻

少孤好學祖有方奇之曰是子當與吾宗長豪曠不樂
爲銜檢事擢明經第始調清苑尉歷除殿中侍御史會
朔方元帥魏元忠討賊不利劾奏副將韓思忠敗律當
誅駿以思忠偏裨權不已制且其人勇智可惜不宜獨
誅固爭得釋駿亦出爲渭南令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
有兵舊常仰餉衡永駿始築羅郭罷戍卒埭江開屯田
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後求歸上冢州人詣闕留
有詔桂往罹寇暴戶口彫瘠宜卽留以須政成在桂踰
期年人丐刻石頌德初劉幽求放封州廣州都督周利
貞必欲殺之道出駿所駿知其故留不遣利貞移書督

趣幽求懼曰勢且難全正恐累君奈何駿曰公之坐非
朋友所絕駿在終不忍公無罪就死俄崔湜等誅幽求
復執政故詔幽求爲刻石辭遷鴻臚少卿充朔方軍副
大總管安北大都護豐安定遠等城並授節度進太僕
少卿隴右羣牧使開元二年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
次大來谷其酋坐達延以兵踵而前駿率所部二千與
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日前
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
計俄而薛訥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間恒一
舍而近駿往迎訥夜使壯士銜枚塵突虜駭引去追至

洮水敗之俘獲如積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清源縣男
兼原州都督以子班爲朝散大夫又進并州都督長史
明年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旣
而小殺繼降降者稍稍叛去駿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
欵塞與部落無間也延僊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
使內伺邊罅久必爲患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
烽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
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
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
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

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于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不與往年同已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精兵之實閉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屯戍爲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胡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冰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敕駿將并州兵濟河以討駿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

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明曰竣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
天所殛者當自蒙罰士衆無罪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
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竣自東
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朔方行軍大
總管改御史大夫跌跌部及僕固都督勺磨等散保受
降城之鄙潛引突厥內擾竣密言上盡誘而誅之拜兵
部尚書復爲朔方軍大總管九年蘭池胡康待賓據長
泉反陷六州詔郭知運與竣討平之封清源公官一子
玄宗以宮人賜知運等竣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
事父詎有常近闔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

駿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駿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駿賣已乃復叛駿坐貶梓州刺史改太子詹事中山郡公進吏部尚書太原尹代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克朔方軍節度大使河北河西隴右河東之軍盡屬是冬帝親郊追會大禮駿以冰壯請留將兵待邊手勅慰勉會有人告許州刺史王喬謀反辭逮駿詔源乾耀張說雜訊無狀以黨與貶蘄州刺史遷定州復以戶部尚書爲朔方軍節度使卒贈尚書左丞相諡曰忠烈駿氣貌偉特時謂爲熊虎相感慕節義有古人風其操下肅壹吏人畏

愛始二張之誣魏元忠駿獨上疏申治宋璟曰魏公全
矣子再觸逆鱗其殆乎駿曰魏公以忠獲罪苟得辨雖
死弗悔駿卒後信安王禕討奚於幽州告捷且言戰時
士咸見駿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天子嗟異戶部郎中
陽伯成上疏請封駿墓表異之優其子孫帝乃遣使祭
駿廟進諸子官

贊曰唐所以能威振夷荒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爲之
牙距也至師行數千萬里窮討殊鬪獵取其國由鹿豕
然可謂選值其材歟夫宰相代天秩物變化人神惟有
德者宜之若休璟仁愿用以丞弼非疆所不能邪据功

名之地則綽綽矣

唐書卷一百十一

唐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蘇烈傳出爲神丘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臣德潛按

舊書制授熊津道大總管帥師討百濟當從舊書熊津在朝鮮國城南百濟海口也唐置熊津都督府于此

薛仁貴傳遇高麗大將溫沙多門戰橫山○舊書作溫沙門

仁貴孫嵩七年卒贈太保○舊書傳與新書紀皆作大歷八年

張仁愿傳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舊

書作千八百所

唐書卷一百十二

宋 端明 殿學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三十七

王員 韓蘇 薛柳 馮蔣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客于魏孤且窶事母謹甚淹究經術性褻特高自標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太宗使宰相聽其論於是尚書外郎獨孤慙以儒顯給事中許敬宗推慙確論義方引逮百家異同連拄

慙直出其上左右爲慙不平輒罷會補晉王府參軍直
弘文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
乃娶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素善張
亮亮抵罪故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
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
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旣祭天雲開露
人壯其誠吉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
徒爲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籥登降踞立人人悅
順久之徙洹水丞而亮兄子皎自朱崖還依義方將死
諉妻子願以尸歸葬義方許之以皎妻少故與之誓於

神使奴負柩輟馬載皎妻身步從之既葬皎原武歸妻其家而告亮墓乃去遷雲陽丞顯慶元年擢侍御史不再旬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姦義方自以典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內決劾奏意必得罪卽問計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劒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義方卽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失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豨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然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

逃罰况輦轂下姦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
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
治正義死狀卽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
安義府狡佞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叅軍
歲終不復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卒年
五十五義方爲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
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其廉不貪類此始
魏徵愛其材也每恨太直後卒以疾惡不容于時旣死
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蒔松柏冢側三年乃去彥先
齊州全節人武后時位天官侍郎

員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
凝之事宋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
因自姓員終鎮西將軍平涼郡公半千始名餘慶生而
孤爲從父鞠愛羈州通書史客晉州州舉童子房玄齡
異之對詔高第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
方以邁秀見賞義方常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
因改今名凡舉八科皆中咸亨中上書自陳臣家貲不
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
故鬻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葭苧親行年三十懷志潔
操未蒙一官不能陳力歸報天子陛下何惜玉陛方寸

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得天下英才五千與推所長有一居先臣當伏死都市書奏不報調武陟尉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于獄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邪釋之俄舉岳牧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衆未對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爲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爲人陣捨是則何

以戰帝曰善旣對策擢高第歷華原武功尉厭卑劇求
爲左衛胄曹叅軍使吐蕃將行武后曰久聞爾名謂爲
古人乃在朝邪境外事不足行宜留待制卽詔入閣供
奉遷司賓寺主簿稍與丘悅王劇石抱忠同爲弘文館
直學士又與路敬淳分日待制顯福門下擢累正諫大
夫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無有而授任者
皆浮狹少年非朝廷德選請罷之忤旨下遷水部郎中
會詔擇牧守除棣州刺史復入弘文館爲學士武三思
用事以賢見忌出豪蕪二州刺史半千不顧任吏常以
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睿宗初召爲太子右諭德

仍學士職累封平原郡公表丐骸骨有詔聽朝朔望半
千事五君有清白節年老不衰樂山水自放開元九年
遊堯山沮水間愛其地遂定居卒年九十四卽葬焉吏
民哭野中抱忠長安人名屬文初置右臺自清道率府
長史爲殿中侍御史進檢校天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
詢古共領選募廉潔而奇號清平二人坐綦連耀伏誅
悅河南人亦善論議仕至岐王傅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游太學事博士谷那律律
爲匪人所辱思彥欲殺之律不可萬年令李乾佑異其
才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授監察御史昌言當

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弘文館仗內供奉巡察
劔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廚宰飲以
乳二人寤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
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至西洱河誘叛蠻降之會蜀
大饑開倉振民然後以聞璽書褒美使井州方賊殺人
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
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
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真盜後太白晝見勸帝修德答
天譴帝讓中書令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冒
沒富貴主何事邪義府謝罪司農武惟良擅用井州賦

二百萬緡思彥劾處死武后爲請而免義府與諸武共
譖思彥出爲山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彥按
釋其寃至是贈黃金良馬思彥不受至官闋月自免去
放蹟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戶叅軍帝召問不見卿久
今何官邪思彥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太屈復召
爲御史俄出爲江都主簿又徙蘇州錄事叅軍罷客汴
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餉縑
二百不受時歲凶家窶甚僧徹固請爲受一匹命其家
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彥久去朝儀
矩梗野拜忘蹈舞又詆外戚擅權后惡之中書令李敬

玄劾奏思彥見天子不蹈舞負氣鞅鞅不可用時已拜
乾封丞故徙朱鳶丞遷賀州司馬卒始思彥在蜀引什
邠令鄧憚右坐曰公且貴願以子孫諉公比其斥而憚
已爲文昌左丞子琬

琬字茂貞喜交酒徒落魄少崖檢有姻勸舉茂才名動
里中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觶曰孝于家忠于國今
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擢第又舉文藝優長賢
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言國安危在於政
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
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

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貞觀永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
衆法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汙窳吏貪者士恥同
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
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厲而勤道佛不懲而戒士
木質厚裨販弗蚩其故奈何維以皇道也自茲以來任
巧智斥謇諤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諧附者無黜剝之憂
正直者有後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淪替其故奈何行
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天下淳薄相反由
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爲立身之階仁義爲百行之本
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安能盡察哉

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孤浮沈者爲黠剛正者爲愚位
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弊何由變浮之淳
哉不務省事而務捉搦夫捉搦者法也法設而滋章滋
章則盜賊多矣法而益國設之可也比法令數改或行
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弈者一棊爲善而復之者愈善故
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
何由不治哉永淳時雍丘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
今婦夫女役常不知怪調露時河內尉劉憲父喪人有
請其員者有司以爲名教不取今謂爲見機太宗朝司
農以市木槿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木槿貴故百

姓者賤臣見司農議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
顯刻剝名爲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員
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往選司從容有禮今
如仇敵賈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交罷執符紛
競校在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鏹
積粟相夸今匿貲示贏以相尚往夷狄款關今軍屯積
年往召募人賈其勇今差勒闔宗逃亡往倉儲盈衍今
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
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爲游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
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

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材卓行者
量能授官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一
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書入不報出監
河北軍兼按察使先天中賦絹非時於是穀賤縑益貴
丁別二縑人多徙亡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
何賴又上言須報則弊已甚移檄罷督乃聞詔可開元
中遷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官卒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博學尤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
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
恒投匭上書曰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

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
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胡
不傳位東宮休養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竝興且梁河
內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不能良計宜退就公
侯任以閑簡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
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立師傅養
成德器藩屏皇家書奏后雖猜克不能無感乃召見賜
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
下有隋失馭羣雄鹿駭唐家親事戎旅以平寓縣指河
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

基日前太子在諒闇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以卽位今太子年德已盛尚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蔽其元良以據神器何施顏面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哉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覆當斷不斷將受其亂誠能高揖萬機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爲忠則擇是而用以爲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書聞不報於是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恒獨申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神鬼馮怒陰陽紛舛陛下始

革命勤秉政樞博逮謀猷天下以爲明主暮年厭怠讓
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爲暗君
邪正糅進獄訟冤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
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
若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馮附不閱數朞位勢隆
極指馬獻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
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忠臣鉗口懼易之之權恐先
諫受戮虛死無名況賊虜方彊賦斂重困而自縱讒慝
搖變遐邇臣恐四夷抵目窺覘爲邊鄙患百姓託義以
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關而至陛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

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翦其羽翅無使驕橫爲社稷之憂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邀殺之賴鳳閣舍人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神龍初爲習藝館內教節愍太子難或讒安恒豫謀死獄中睿宗立知其枉詔贈諫議大夫

薛登常州義興人父士通爲隋鷹揚郎將江都亂與州民聞人遂安據城拒賊武德初持地自歸授東武州刺史輔公祏反士通與賊將西門君儀戰破之及平封臨

汾侯終泉州刺史登通貫文史善議論根證該審與徐
堅劉子玄齊名調閩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
舉濫甚乃上疏曰比觀舉薦類不以才馳聲假譽互相
推引非所謂報國求賢者也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
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樸爲先雕文爲後故人
崇勸讓士去輕浮以計貢賢愚爲州之榮辱昔李陵降
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
勝於名則貪暴滋煽蓋冀缺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
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漢
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脩爲閭里推舉然後府寺

交辟魏取放達晉先門闕梁陳薦士特尚詞賦隋文帝
納李諤之言詔禁文章浮詞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表
不典實得罪由是風俗稍改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
復相馳競赴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不指實爲本
而以浮虛爲貴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固已驅
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
號舉人皆稱貢舉貢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是以耿介
之士羞於自拔循常小人弃疎取附願陛下降明制頒
峻科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効官武閱守
禦昔吳起將戰左右進劔吳子辭之諸葛亮臨陣不親

戎服蓋不取弓劍之用也漢武帝聞司馬相如之文恨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請寬年限以容簡汰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貪祿不專矣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竝爲邊害登諫曰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

而質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武帝
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竝
被獎遇官戎秩步鬻門服改羶罽語習楚夏窺圖史成
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狐思患必
在後昔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
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并
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
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積漠
謂穹廬賢於城郭羶罽美於章紱旣安所習是以無窺
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元海五部散亡之餘而能自振者

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繒綵麩藥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含識革面方由余効忠日殫盡節然臣慮備豫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道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爭武后不納久之出爲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大眼亂百姓潰震登嚴勒守備闔境賴安再遷尚書左丞景雲中爲御史大夫僧慧範怙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官不能直登將治之或勸以自安答曰憲府直枉朝奏暮黜可矣遂劾奏反爲主所構出岐州刺史遷太子賓客開元

初爲東都留守再爲太子賓客登本名謙光以與皇太子名同詔賜今名坐子累歸田里家苦貧詔給致仕祿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

王求禮許州長杜人武后時爲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明堂瑇飾譎怪侈而不法求禮以爲鐵鸞金龍丹雘珠玉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採椽者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久不報契丹叛使孫萬榮寇河北詔河內王武懿宗禦之懦擾不進賊敗數州去懿宗乃條華人爲賊註誤者數百族請誅之求禮劾奏曰註誤之人無良邊吏教習

城不完固爲虜脅制寧素持叛心哉懿宗擁兵數十萬
聞敵至走保城邑今乃移禍無辜之人不亦過乎請斬
懿宗首以謝河北懿宗大懼后盡赦其人當是時契丹
陷幽州饋輓屈竭左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
兩月俸助軍興求禮曰公祿萬鍾正可輟仰祿之人可
奈何欽望拒不應旣奏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有四海
何待九品俸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姚璠曰秦漢
皆有稅算以佐軍求禮不識大體對曰秦漢虛天下事
邊奈何使陛下効之后曰止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鳳
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瑞率羣臣入賀求禮讓曰宰相

變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爲瑞則冬月雷渠
爲瑞雷邪味道不從旣賀者入求禮卽厲言今陽氣償
升而陰冰激射此大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戎狄亂
華盜賊繁興正官少僞官多百司非賄不入使天有瑞
何感而來哉羣臣震恐后爲罷朝然以剛正故官齟齬
神龍初終衛王府叅軍

柳澤蒲州解人曾祖亨字嘉禮隋大業末爲王屋長陷
李密已而歸京師姿貌魁異高祖奇之以外孫竇妻之
三遷左衛中郎將壽陵縣男以罪貶邛州刺史進散騎
常侍代還數年不得調持兄喪方葬會太宗幸南山因

得召見哀之數日入對北門拜光祿少卿亨射獵無檢
帝謂曰卿於朕舊且親然多交游自今宜少戒亨由是
痛飭厲謝賓客身安靜素力吏事終檢校岐州刺史贈
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恭澤耿介少言笑風度方嚴
景雲中爲右率府鎧曹參軍四歲不遷先是中宗時長
寧宜城安定諸公主及后女弟昭容上官與其母鄭尚
宮柴隴西夫人趙及姻聯數十族皆能降墨敕授官號
斜封及姚元崇宋璟輔政白罷斜封官數千員元崇等
罷去太平公主盡奏復之澤詣闕上疏曰臣聞藥不毒
不可以獨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甘旨者非攝養

之方邇諛佞者非治安之宜臣竊見神龍以來紀綱大壞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同商賈然舉選之署若闐闐然屠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姦冒進天下溷亂幾危社稷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舉墜耳目所親豈可忘鑒誠哉且斜封官者皆僕妾私謁迷謬先帝豈盡先帝意邪陛下卽位之初用元崇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棄邪韋月將燕欽融不應褒贈李多祚鄭克義不容盪雪也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能忍於彼使善惡混并反覆相攻道人以非勸人以僻今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

範以此誤陛下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
正不如邪臣恐流近致遠積小爲大累微成高勿謂何
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言尚醫奉御彭君
慶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
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
罰之惟陛下裁察疏入不報澤入調會有詔選者得言
事乃上書曰頃者韋氏蠱亂姦臣同惡政以賄成官以
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陛
下神聖勇智安宗社於己危振黎苗之將溺乃今獨煩
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歡詩曰靡不有初

克有終惟陛下慎厥初修其終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
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懼也夫驕奢起於親貴綱
紀亂於寵倖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天
下畏親貴爲而不禁寵倖撓而不制故政不常令不一
則姦詐起而暴亂生焉雖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陛下
欲親與愛莫若安之福之夫寵祿之過罪之階也謂安
之邪驕奢之淫危之梯也謂福之邪前事不忘後之師
也陛下敷求俊哲使朝夕納誨其有逆于耳謬于心者
無速罰姑求之道順于耳便于身者無急賞姑求之非
道羞淫巧者拒之則淫巧息進忠讜者賞之則忠讜進

臣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今儲宮肇建王府復啓願采溫良博聞恭儉忠鯁者爲之僚友仍請東宮置拾遺補闕使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今貴戚打毬擊鼓飛鷹奔大狎比宵人盤游藪澤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惟陛下誕降謀訓勸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矣臣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侷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

富之太多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今陛下何勸其皇祖謀訓之則乎陛下何懲其孝和寵任之失乎故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夫寵愛之心未有能免要去其太甚閑之以禮則可矣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鑒戒宜在厥初使居寵思危觀過務善書曰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惟陛下黜奢僭驕息進樸素行業以勗其非心臣聞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願陛下不作無益不啓私門不差刑不濫賞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矣睿宗善之拜監察御史開元中轉殿中侍御史監

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
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
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爲珍玩以譎怪爲異
寶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昔露臺廉費明
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搖蕩上心
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爲之乎是
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卽位固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
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歷遷太子右庶
子爲鄭州刺史未行卒贈兵部侍郎澤從祖範夷
範貞觀中爲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

曰權萬紀不能輔道恪罪當死範進曰房立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聖敢不盡愚帝乃解高宗時歷尚書右丞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爽字子邵以父隋時使高麗卒焉故往迎喪號踊盡哀爲夷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爲皇后遷中書侍郎進中書令皇后挾媚道覺罷爲吏部尚書后廢貶愛州刺史許敬宗等構爽通宮掖謀行鳩毒與褚遂良朋黨罪大逆遣使殺之沒其家碁以上親竝流嶺表夷房隸桂州爲奴婢神龍初乃復官爵子孫親屬緣坐

者悉免開元初澤兄渙爲中書舍人上言臣從伯祖爽去顯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門同被譴戮雖被原雪而子孫殆盡唯曾孫無忝客籍龔州陛下先天後詔書嘗任宰相竝錄其後況臣之伯祖無辜被誅今橐窆未還後嗣僑處願許伯祖歸葬孤孫北遷於是詔無忝護爽柩歸鄉里官給喪事無忝後歷潭州都督

馮元常相州安陽人其先蓋長樂信都著姓曾祖子琮北齊右僕射叔祖慈明有文辭仕隋爲內史舍人奉詔討李密爲密將所縛身數創密厚禮之情謂曰東都危蹙我欲率四方賢豪建功業幸公同之慈明日公家事

先帝名在王室乃挾玄感舉兵亡命至今復圖反噬何邪密囚之俄爲翟讓所殺武德初贈吏部尚書諡壯武元常舉明經及第調浚儀尉高宗時擢累監察御史劾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人甚賴歷尚書左丞嘗密諫帝中宮權重宜少抑帝雖置其計而內然之由是爲武后所惡元常在職修舉識鑒澄遠帝委遇特厚帝不豫詔平章百司奏事武后擅朝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后暴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石妄僞不可以示羣臣后怒出爲隴州刺史會天下岳牧集乾陵后不欲元常得會故道徙眉州刺史劔南有光火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

喻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賊平轉廣州
都督詔便驛赴官安南奠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劫
州縣詔元常討之率士卒航海馳檄先示禍福賊黨多
降元常縱兵斬首惡而還雖有功猶以拂旨見怨不錄
功凡三徙終不得至京師卒爲酷吏周興所陷追赴都
下獄死元常闔門雍睦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
龍中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凡名族皆
願通婚

從弟元淑及后時歷清漳浚儀始平三縣令右善去惡
人稱爲神明與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

斥俸餘以給貧窮咸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爲苦
中宗降璽書勞勉付狀史官元淑約潔過於元常然剛
直不及也終祠部郎中

蔣欽緒萊州膠水人頗工文辭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
士中宗始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
以媚韋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循欽緒獨抗
言不可諸儒壯其節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爲高郵主
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它日欽緒見
之笑曰是子歎後時邪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
文異等因謂曰朋友之過免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

心其務薦引士類此欽緒精治道馭吏整嚴雖銖秒罪不貸出爲華州長史蕭至忠自晉州被召過欽緒欽緒本姻家因戒曰以君才不患不見用患非分而求耳至忠竟及禍開元十三年以御史中丞錄河南囚宣慰百姓振窮乏徙吏部侍郎歷汴魏二州刺史卒性孤潔自守唯與賈曾郭利貞相友云

子沈亦專潔博學少有名以孝廉授洛陽尉遷監察御史與兄演溶弟清俱爲才吏有名天寶間始河南尹韓朝宗裴迴嘗委訊覆檢句而處事平剖斷精允羣僚莫能望也乾元中歷陸渾蓋屋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

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蔣沈賢令供億當有素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遷長安令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領渭橋運出納使元載持政守道士類不遷沈以故滯郎位不得調常袞代相聞士議恨沈屈故擢御史中丞東都副留守再遷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稱職德宗出奉天沈奔行在爲賊所拘欲誘署僞職沈絕食不應命竄伏里中不復見京師平乃出擢右散騎常侍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清舉明經中第調鞏丞東京留守李愷賢之表爲判官與愷同死安祿山亂贈禮部侍郎敬宗時錄其孫郾爲

伊闕令初清蒙難以秩卑不及謚大和初吏部郎中王
高言之朝追謚曰忠

唐書卷一百十二

唐書卷一百十三

宋 端明 殿學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三十八

唐張徐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周內史瑾之孫其先自北海內徙武德初隱太子討王世充臨以策進說太子引直典書坊授右衛率府鎧曹叅軍太子廢出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畎畝不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還再遷侍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越

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俄持節按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爲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荅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絕意帝歎曰爲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云永徽元年拜御史大夫蕭齡之嘗任廣州都督受賕當死詔羣臣議請論如法詔戮于朝堂臨建言羣臣不知天子所以議之之意在律有八王族

戮于隱議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今齡之貪賊狼戾
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他囚故議之有司又令入死非
堯舜所以用刑者不可爲後世法帝然之齡之齊高帝
五世孫由是免死臨累遷吏部尚書初來濟謫台州李
義府謫普州臨奏許禕爲江南巡察使張倫劔南巡察
使禕與濟善而倫與義府有隙武后常右義府察知之
謂臨遣所私督其過坐免官起爲潮州刺史卒年六十
臨儉薄寡欲不好治第宅性旁通專務掩人過見妻子
必正衣冠

兄皎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從王征討掌書檄貞觀中

官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爲限皎請以冬初集盡季春止後遂爲法終益州長史贈太常卿子之奇給事中坐章懷太子屬徙邊後除括蒼令與徐敬業起兵誅臨孫紹

紹神龍時爲太常博士遷左臺侍御史度支員外郎常兼博士韋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紹言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爲警衛故曲有靈夔吼鵬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惟功臣詔葬得兼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雖郊祀天地不參設容得接闔闔哉在令五品官昏葬無給鼓吹者唯京官五品則假

四品蓋班秩在夫若子請置前詔用舊典不省中宗始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知韋后能制天子欲迎諂之卽奏以皇后亞獻安樂公主終獻又四時及列帝誕日遣使者詣陵如事生紹以爲非禮引正誼固爭帝又詔武氏陵及諸武墓皆置守戶紹謂吳順二陵守戶五百與昭陵同在令先世帝王陵戶二十今雖崇奉外家宜準附常典又親王墓戶十梁魯乃追贈不可踰眞王褒德衛卒至踰宗廟不可明甚請罷之又言比羣臣務厚葬以備人象驂眩耀相矜下逮衆庶流宕成俗願按令切敕裁損凡明器不許列衢路惟陳墓所昏家盛設障車

擁道爲戲樂邀貨損貨動萬計甚傷化紊禮不可示天下事雖不從議者美歎睿宗卽位數言政損益再遷給事中兼太常少卿先天二年玄宗講武驪山紹以典儀坐失軍容當斬帝怒甚執纛下左右猶冀少貸金吾將軍李邈遽傳詔斬之時深咎邈帝亦悔俄詔罷邈官擯死于家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隋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爲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

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勸曰子無爲嫌若某允豫少決故
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
東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再遷水部員外
郎時兄文琮爲戶部侍郎於制兄弟不竝臺閣出爲雲
陽令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乾封二年遷東臺侍
郎同東西臺三品遂與勸同爲宰相俄知左史事時高
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廐馬萬
匹帑廩寢虛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
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
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于有

仁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監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繪錦百段爲減廐馬數千改黃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又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戴胄後拜侍中兼太子賓客諸囚聞其遷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性嚴正未嘗回容諸司奏議悉心糾駁故帝委之或時移疾他宰相奏事帝必問與文瓘議未若不者曰往共籌之或曰已議卽皆報可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臥家自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二虜俱事臣恐人不堪弊請

息兵修德以懷異俗詔可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
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
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卒年七十三贈
幽州都督諡曰懿以嘗事孝敬皇帝詔陪葬恭陵四子
潛爲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
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韋溫誅涉爲亂兵所殺

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
貞觀中爲治書侍御史遷亳州刺史永徽初獻文皇帝
頌優制褒美拜戶部侍郎坐房遺愛從母弟出爲建州
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曰春秋二社本于

農今此州廢不立尚何觀比歲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
神在于敬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場民悅從之卒于官
子錫久視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代其甥
李嶠爲宰相請還廬陵王不爲張易之所右與鄭杲俱
知選坐洩禁中語又賅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
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懾日
膳豐鮮無損貶味道徒步赴逮席地菜食武后聞之釋
味道將斬錫旣而流循州神龍中累遷工部尚書兼修
國史東都留守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
爲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卒文琮從父弟文收終大

子率更令善音律著新樂書十餘篇

徐有功名弘敏避孝敬皇帝諱以字行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襲封東莞縣男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鈞逮掩擗護送楚掠凝慘又汙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卽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窮詆相高后輒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

語折抑有功爭益牢時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責息錢于
貴鄉遣家奴督斂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
會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鞠治以
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
謂餘慶爲冲督償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籍
其家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
支黨未發者原之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首尋赦
已伏誅則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
爲首是以生入死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
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荅曰魁者大

帥首者元謀后曰餘慶安得不爲魁首荅曰若魁首者
虺貞是已旣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
乃曰公更思之遂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仗在廷陛者
數百人皆縮項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巖然不撓有
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僞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籍
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
法無斬法則不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
從之皆以更赦免如此護宥者數十百姓累轉秋官郎
中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
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羣公

丐知古等賜以再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誣構有功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面欺者亦斬在古析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洒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

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
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
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
論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爲陛下不取后更
詔五品以上議可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選者日多
選曹諉囑公行囂謗滿路唐季人多逆節鞠訊結斷刑
慘獄嚴革命歲久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
薄吏驅扇成姦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叫闈弗聽叩鼓
弗聞使申其冤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等
司推斷舞法深詆三司理匭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

許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實孝謀妻龐爲其奴怖以妖崇教爲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薛季昶鞠之龐當死子希瑊訟寃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有功免爲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爲獄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寃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讎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卽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就第弔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開元初竇希瑊等請以己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德由是自大理司直遷恭陵令會昌中追諡忠正初鹿城主簿潘好禮慕有功爲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人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寃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

之際周興來俊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
功守死明道身濱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
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
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五世孫商

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法身蹈死以救
人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挫虐焰不
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議者謂過漢于張渠不
信夫

商字義聲或字秋卿客新鄭再世因爲新鄭人幼隱中
條山擢進士第大中時擢累尚書左丞宣宗詔爲巡邊

使使有指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保特峨山以千帳度河自歸詔商綏定商表處山東寬鄉置備征軍凡千人裝紙爲鎧勁矢不能洞徙節山南東道襄多山棚爲票賊商取材卒爲捕盜將別爲屯營寇所發輒迹捕捕必得遂爲精兵江西都將反韋宙乘傳抵山南發兵商命部將韓季友以捕盜營士往賊平宙表留季友所部爲綱紀咸通初以刑部尚書爲諸道鹽鐵轉運使封東莞縣子四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荆南節度使累進太子太保卒子彥若事僖宗爲中書舍人昭宗立再用爲御史中丞張濬師敗太原以彥若爲戶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代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不得入還爲御史大夫乾寧初復當國進位太保齊國公崔胤專政以彥若位已右不悅以平章事爲清海軍節度使卒於鎮而行軍司馬劉隱因主留務方時多難彥若最見信于帝有以事自陳者帝曰汝當問彥若其所倚任如此

唐書卷一百十三考證

徐有功傳起拜右司郎中○舊書作左司

卒年六十八○舊書作六十二

加贈越州都督○舊書作越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十三考證

唐書卷一百十四

宋 端明 殿學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三十九

崔徐蘇豆盧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八科高第累補宮門丞崇文館學士中宗爲太子時選侍讀典東朝章疏武后幸嵩高見融銘啓母碣歎美之及已封卽命銘朝覲碑授著作佐郎遷右史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日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唯歛工商而不及往

來今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復動而搖之市者兼受善惡也若甚則細人無所容細人無所容久必爲亂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南走蠻北走狄今江津河許列鋪率稅檢覆稽留加主司儻畧邀巧則商人廢業魏晉齊隋所不行况陛下乎如有師興費廣雖倍算商旅加歛齊人可也后納之張易之兄弟頗延文學士融與李嶠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降節佞附易之誅貶袁州刺史召授國子司業與修武后實錄勞封清河縣子融爲文華殿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

其洛出寶圖頌尤工撰武后哀冊最高麗絕筆而死時
謂思苦神竭云年五十四贈衛州刺史諡曰文膳部員
外郎杜審言爲融所獎引爲服總麻六子其聞者禹錫
翹禹錫開元中中書舍人贈定州刺史諡曰貞翹禮部
尙書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成孫巨右補闕亦有文曾孫
從

從字子又少孤貧與兄能偕隱太原山中會歲饑拾橡
實以飯講學不廢擢進士第從山南嚴震府爲推官以
母喪免兄弟廬墓手藝松柏喪闋不應辟命久之韋臯
引爲西山運務使奏遷判官攝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盜

繫獄辭已具從疑其寃縱不治俄得真盜臯卒劉闢反
欲并東川從以書諭止闢闢怒從乃募兵嬰城守關方
悉兵拒高崇文戰而敗從完州自如盧坦表宣州副使
入爲殿中侍御史遷吏部員外郎異時吏給選者成牒
以先後丐賅從一限出之後遂爲法裴度爲御史中丞
奏以右司郎中知雜事度已相代爲中丞所彈治不屈
權幸事繫臺閣而付仗內者必請還有司薦引御史務
取質重廉退者李脩以寵得京兆尹爲莊憲太后山陵
橋道使務以減末徭費爲功至不治道輻車留渭橋久
不得進從三劾之無少貸俄授陝虢觀察使遷尙書右

丞王承宗請割德棣而遣子入侍也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狠譎非單使可屈次魏田弘正請以五百騎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趨鎮集軍士毬場宣詔爲陳逆順大節禍福之効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貌愈恭至泣下卽按二州戶口符印上之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帝欲遂相監軍使揣知爲用事者求金從不肯答用是不得相長慶初絳尙書左丞領鄜坊節度屬部多神策屯軍數亂法驕橫吏不能制從一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党項互市羊馬類先遣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羌不敢盜境寶歷初爲東都留守故事留司

官入宮城門列晨衙見留守吏誕傲久廢至是復行召拜戶部尙書宰相李宗閔以從裴度李德裕所善內不喜從求致仕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告滿百日去於是衆譁語不平宗閔懼復授檢校尙書左僕射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州凡交易貲產奴婢有貫率錢畜羊有口算又貿麴牟其贏以佐用度從皆蠲除之官吏俸帛常加倍以給獨節度使則否從皆與之同大和六年卒年七十二下有剗股肉以祭者贈司空諡曰貞從爲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望不喜交權利忠厚而讓階品當立門戟終不請位方鎮內無聲妓娛玩士大夫賢

之

能字子才朱泚之亂渾瑊以朔方軍戰武功引佐幕府
進累侍御史河東鄭僭表爲判官累遷黔中觀察使以
讒坐貶從爲中丞奏以自代繇將作監授嶺南節度使
與從皆秉節居鎮世傳爲榮卒年六十八贈禮部尙書
從子慎由安潛能子彥曾

慎由字敬止聰警彊記資端厚有父風采繇進士第擢
賢良方正異等鄭滑高銖辟府判官入爲右拾遺進翰
林學士授湖南觀察使召還由刑部侍郎領浙西入遷
戶部侍郎判戶部始慎由苦目疾不得視醫爲治刮適

愈而召俄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鄴有隙鄴輔政引劉瑑而出慎由爲東川節度使初宣宗餌長年藥病渴且中躁而國嗣未立帝對宰相欲肆赦患無其端慎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赦爲有名帝惡之不荅鄴等乘是譖去之時大中十二年也咸通初徙華州刺史改河中節度使以吏部尚書請老授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贈司空諡曰貞子胤別傳

安潛字進之進士擢第咸通中歷江西觀察忠武節度使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械不以力費仰朝廷首請會兵討捕號令精明賊畏之不犯陳許

境使大將張自勉將兵七千援宋州時宋威屯曹州而
官軍數却賊圍宋益急自勉收南月城斬賊二千級仙
芝夜解去宰相鄭畋建言請以陳許兵三千隸宋威而
威忌自勉乞盡得安潛軍使自勉隸麾下畋謂威有疑
忿必殺自勉奏言今以兵悉畀威是自勉以功受辱安
潛抗賊有功乃取銳兵付威後有緩急何以戰是勞不
蒙賞無以示天下詔止以四千付威餘還自勉俄代高
駢領西川節度吏倚駢爲姦利者安潛皆誅之數更除
繆政於是盜賊衰蜀民以安宰相盧攜素厚駢乃誣以
罪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僖宗避賊劍南召爲太子

少師王鐸任都統表以自副鐸解兵安潛復爲少師東
都留守青州王敬武卒詔拜平盧節度使檢校太師兼
侍中會敬武子師範專地不得入而還後遷太子太傅
卒贈太子太師諡貞孝安潛於吏事尤長雖位將相閱
具獄未嘗不身聽之

彥曾咸通初繇太僕卿爲徐州觀察使曉律令然卞急
爲政剛猛徐軍素驕而彥曾長于撫民短治軍士多怨
之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
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更至期請代而彥曾親
更尹戡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稟賜之請無發兵復留

屯一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脅糧料判官龐勛爲將
取庫兵剽湘衡虜丁壯合衆千餘北還自浙西趨淮南
達泗口所過先遣俳兒弄木偶伺人情以防邀遏彥曾
命牙將田厚簡慰勞而用都虞侯元密伏甲任山館擊
賊勛遣吏給言士思歸不敢遏請至府解甲自歸彥曾
斬其吏勛陷宿州發膚錢募兵亡命者從亂如歸船千
艘與騎夾岸譟而進彥曾料丁男乘城或勸率衆奔充
州彥曾曰我方帥也奉命守此惟有死爾斬議者一人
號于衆俄而勛傳城城中大霧如墮彥曾悉誅賊家屬
勛衆四面趨壙入囚彥曾大彭館有曹君長者說勛曰

貴者不並處今朝廷未以留後命公蓋觀察使存爾勛
乃殺彥曾於寢自監軍使逮官屬皆死始彥曾治第鄭
州引水灌沼水十步忽化爲血署張佛筵液蜜爲人一
昔鼠齧皆斷首徐有子亭下瀦水爲沱彥曾導清河灌
之鐫石龍首注溜蔽以屋徐人謂屋覆龍於文爲龐清
河崔望也爲吞噬云贈刑部尙書乾符中錄其子祐之
爲滎陽尉徐吏有路審中者彥曾知其能頗任之旣遇
害賂守卒斂藏其尸張玄稔攻徐州審中率死士應官
軍開南白門官兵入因得破勛後位嵐州刺史鄭畋謂
審中節貫神明請擢爲右羽林將軍詔可有許鐸者罷

武城令客於徐勛脅以官不從彥曾官屬被囚鐸潛饋
資糧及死爲之瘞匿免其子弟賊平乃皆歸其喪詔拜
石首令賜銀緋僚官焦璐溫廷皓李悅崔蘊柳秦盧崇
嗣韋廷範贈官有差錄其子官之

徐彥伯兗州瑕丘人名洪以字顯七歲能爲文結廬太
行山下薛元超安撫河北表其賢對策高第調永壽尉
蒲州司兵叅軍時司戶韋暲善判司士李亘工書而彥
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絕遷職方員外郎奉迎中宗房州
進給事中武后選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彥
伯李嶠居首遷宗正卿出爲齊州刺史帝復位改太常

少卿以修武后實錄勞封高平縣子爲衛州刺史政善
獄璽書嘉勞移蒲州以近畿會郊祭上南郊賦一篇辭
致典縟擢修文館學士工部侍郎歷太子賓客以疾乞
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彥伯事寡嫂謹撫諸侄同己子
秉筆累朝後來翕然慕倣晚爲文稍彊澀然當時不及
也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爲酷吏所引死
徒不可計彥伯著樞機論以謂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
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
以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繫之能審思而應精慮
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

如此乃可以言也以為戒世云

蘇味道趙州樂城人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逮冠州舉進士中第累調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才之會征突厥引管書記裴居道為左金吾衛將軍倩味道作章攬筆而具閑徹清密當時盛傳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為真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惴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召為天官侍郎聖歷初復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有詔州縣治

喪事味道因役庸過程遂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劾之
貶坊州刺史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易之敗坐黨附
貶眉州刺史復還益州長史未就道卒年五十八贈冀
州刺史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其爲相特具位未
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
誤則有悔摸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摸稜手性友愛其
弟味元味元嘗請託不遂因慢折之味道怡然不屑所
論著行于時

豆盧欽望雍州萬年人祖寬隋文帝外孫爲梁泉令高
祖定關中與郡守蕭瑀率豪姓進欵擢累殿中監子懷

讓尙萬春公主詔寬用魏太和詔去豆姓著盧貞觀中
遷禮部尙書左衛大將軍芮國公卒贈特進并州都督
陪葬昭陵諡曰定復其舊姓欽望累官越州都督司賓
卿長壽二年拜內史封芮國公李昭德被罪有司劾奏
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入爲司
府卿遷秋官尙書中宗還東宮拜太子宫尹進文昌右
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罷爲太子賓客帝復位擢尙書左
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居宰相積十餘年方易之三
思等怙勢宣烝窺間王室戮忠戚缺冀非常不能有所
裁抑獨謹身諄諄自全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安國相

王府長史卒年八十贈司空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諡曰元武后時宰相又有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畧可述者附左方

史務滋宣州溧陽人累吏勞遷司賓卿進拜納言后革命詔務滋等十人分行天下雅州刺史劉行實兄弟爲侍御史來子詢誣其反詔務滋與來俊臣雜治俊臣言務滋與囚善掩其反狀后命俊臣并治遂自殺

崔元綜鄭州新鄭人祖君肅武德中爲黃門侍郎鴻臚卿元綜天授初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格慎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偃尤護細槩外若謹厚而

中刻薄每受制鞠獄必燥垢索疵不入死不肯止人畏
鄙之未幾坐事流振州搢紳爲慶會赦還除監察御史
遷蒲州刺史致仕善攝生年九十餘卒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安城人自右肅政御史中丞拜檢
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
傳善言允元曰耻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
后曰聞其言足以誠安得爲過卒贈貝州刺史

唐書卷一百十四

唐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崔融傳六子其聞者禹錫翹○舊書融二子

融曾孫從以母喪免兄弟廬墓○舊書以父憂免兄弟廬于父墓

周允元傳自右肅政御史中丞拜檢校鳳閣侍郎○舊書累轉左肅政臺御史中丞